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一百二十回的水滸

(八)

施耐庵著
胡適序

商務印書館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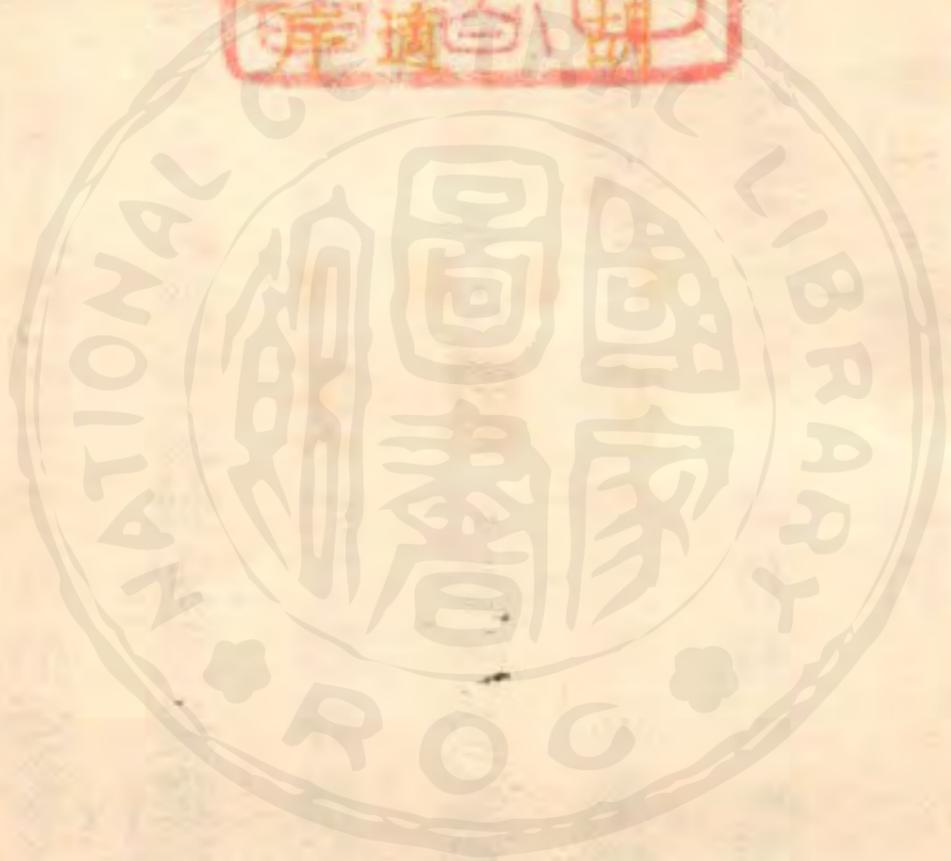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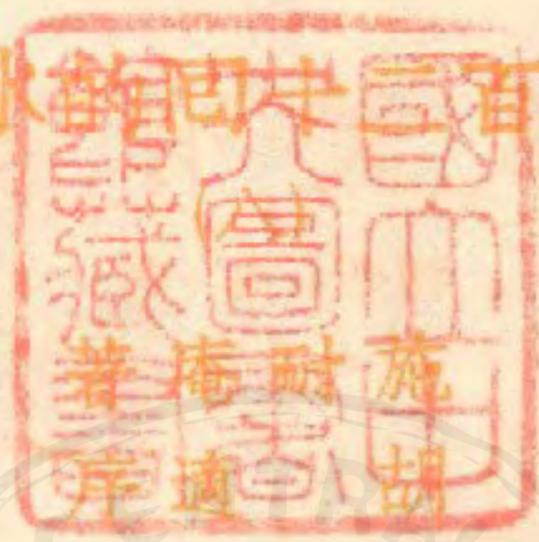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商務印書館發行

第一冊



國學基本叢書

交
換

第三十九回

潯陽樓宋江吟反詩

梁山泊戴宗傳假信

話說當下李逵把指頭捺倒了那女娘，酒店主人攔住說道：「四位官人如何是好？」主人心慌，便叫酒保過賣都向前來救他，就地下把水噴喚，看看甦醒，扶將起來。看時，額角上抹脫了一片油皮，因此那女子暈昏倒了，救得醒來，千好萬好。他的爹娘聽得說是「黑旋風」，先是驚得呆了半晌，那裏敢說一言。看那女子，已自說得話了，娘母取個手帕，自與他包了頭，收拾了釵環。宋江問道：「你姓甚麼？那裏人家？」那老婦人道：「不瞞官人說，老身夫妻兩口兒，姓宋，原是京師人。只有這個女兒，小字玉蓮，他爹自教得他幾個曲兒，胡亂叫他來這琵琶亭上賣唱養口。爲他性急，不看頭勢，不管官人說話，只顧便唱，今日這哥哥失手，傷了女兒些個，終不成經官動詞，連累官人。」宋江見他說得本分，便道：「你着甚人跟我到營裏，我與你二十兩銀子，將息女兒，日後嫁個良人，免在這裏賣唱。」那夫妻兩口兒便拜謝道：

『怎敢指望許多！』宋江道：『我說一句是一句，並不會說謊。你便叫你老兒自跟我去討與他。』那夫妻二人拜謝道：『深感官人救濟。』戴宗埋冤李逵道：『你這廝要便與人合口，又教哥哥壞了許多銀子。』李逵道：『只指頭略擦得一擦，他自倒了，不會見這般鳥女子恁地嬌嫩。你便在我臉上打一百拳，也不妨。』宋江等衆人都笑起來。張順便叫酒保去說，這席酒錢我自還他。酒保聽得道：『不妨，不妨，只顧去。』宋江那裏肯，便道：『兄弟，我勸二位來喫酒，倒要你還錢！』張順苦死要還，說道：『難得哥哥會面，仁兄在山東時，小弟弟兒兩個也兀自要來投奔哥哥，今日天幸得識尊顏，權表薄意，非足爲禮。』戴宗道：『公明兄長，既然是張二哥相敬之心，只得曲允。』宋江道：『既然兄弟還了，改日却另置杯復禮。』張順大喜，就將了兩尾鯉魚，和戴宗、李逵帶了這個宋老兒，都送宋江離了琵琶亭，來到營裏，五個人都進抄事房裏坐下。宋江先取兩錠小銀二十兩，與了宋老兒，那老兒拜謝了去，不在話下。天色已晚，張順送了魚，宋江取出張橫書，付與張順，相別去了。宋江又取出五十兩一錠大銀對李逵道：『兄弟，你將去使用。』戴宗、李逵也自作別，趕入城去了。

只說宋江把一尾魚送與管營，留一尾自喫。宋江因見魚鮮，貪愛爽口，多喫了些，至夜四更，肚裏絞

腸刮肚價疼；天明時，一連瀉了二十來遭，昏暈倒了，睡在房中。宋江爲人最好，營裏衆人都來煮粥，燒湯，看覷，伏侍他。次日，張順因見宋江愛魚喫，又將得好金色大鯉魚兩尾送來，就謝宋江寄書之義，却見宋江破腹，瀉倒在牀，衆囚徒都在房裏看視。張順見了，要請醫人調治，宋江道：『自貪口腹，喫了些鮮魚，壞了肚腹，你只與我贖一貼止瀉六和湯來喫便好了。』叫張順把這兩尾魚，一尾送與王管營，一尾送與趙差撥。張順送了魚，就贖了一貼六和湯藥來與宋江了自回去，不在話下。營內自有衆人煎藥伏侍。次日，戴宗李逵備了酒肉，逕來抄事房看望宋江。只見宋江暴病纔可，喫不得酒肉，兩個自在房面前喫了，直至日晚，相別去了，亦不在話下。

只說宋江自在營中將息了五七日，覺得身體沒事，病症已痊，思量要入城中去尋戴宗。又過了一日，不見他一個來。次日早膳罷，辰牌前後，揣了些銀子，鎖上房門，離了營裏，信步出街來，逕走入城，去州衙前左邊尋問戴院長家。有人說道：『他又無老小，只在城隍廟間壁觀音菴裏歇。』宋江聽了，尋訪直到那裏，已自鎖了門出去了。卻又來尋問『黑旋風』李逵時，多人說道：『他自個沒頭神，又無家室，只在牢裏安身。沒地裏的巡檢，東邊歇兩日，西邊歪幾時，正不知他那裏是住處。』宋江又尋問賣魚牙子

張順時，亦有人說道：『他自在城外村裏住，便日賣魚時，也只在城外江邊。只除非討賒錢入城來。』

宋江聽罷，又尋出城來，直要問到那裏，獨自一個悶悶不已，信步再出城外來，看見那一派江景非常，觀之不足。正行到一座酒樓前過，仰面看時，傍邊豎着一根望竿，懸挂着一個青布酒旆子，上寫道：『潯陽江正庫。』雕簷外一面牌額，上有蘇東坡大書『潯陽樓』三字。宋江看了，便道：『我在鄆城縣時，只聽得說江州好座潯陽樓，原來却在這裏。我雖獨自一個在此，不可錯過，何不且上樓去自己看玩一遭？』宋江來到樓前看時，只見門邊朱紅華表，柱上兩面白粉牌，各有五個大字，寫道：『世間無比酒，天下有名樓。』宋江便上樓來，去靠江占一座閣子裏坐了；凭闌舉目看時，端的好座酒樓，但見：

雕簷映日，畫棟飛雲，碧闌干低接軒牕，翠簾幕高懸戶牖。消磨醉眼，倚青天萬疊雲山；勾惹吟魂，翻瑞雪一江煙水。白蘋渡口，時聞漁父鳴榔；紅蓼灘頭，每見釣翁擊楫。樓畔綠槐啼野鳥，門前翠柳擊花驄。

宋江看罷，喝采不已。酒保上樓來問道：『官人還是要待客，只是自消遣？』宋江道：『要待兩位客

人，未見來，你且先取一樽好酒，果品，肉食，只顧賣來，魚便不要。』酒保聽了，便下樓去。少時，一托盤把上

樓來，一樽藍橋風月美酒，擺下菜蔬，時新果品，按酒，列幾般肥羊，嫩雞，釀鵝，精肉，盡使朱紅盤碟。宋江看了，心中暗喜，自誇道：『這般整齊肴饌，濟楚器皿，端的是好個江州。我雖是犯罪遠流到此，却也看了些真山真水。我那裏雖有幾座名山古迹，却無此等景致。』獨是一個，一杯兩盞，倚闌暢飲，不覺沈醉，猛然驀上心來，思想道：『我生在山東，長在鄆城，學吏出身，結識了多少江湖好漢，雖留得一個虛名，目今三旬之上，名又不成，利又不就，倒被文了雙頰，配來在這裏；我家鄉中老父和兄弟，如何得相見？』不覺酒湧上來，潛然淚下，臨風觸目，感恨傷懷。忽然做了一首西江月詞，便喚酒保索借筆硯來。起身觀玩，見白粉壁上多有先人題詠，宋江尋思道：『何不就書於此？倘若他日身榮，再來經過，重觀一番，以記歲月，想今日之苦。』乘着酒興，磨得墨濃，蘸得筆飽，去那白粉壁上揮毫便寫道：

自幼曾攻經史，長成亦有權謀，恰如猛虎臥荒丘，潛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雙頰，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報冤讎，血染潯陽江口。

宋江寫罷，自看了，大喜大笑，一面又飲了數杯酒，不覺歡喜，自狂蕩起來，手舞足蹈，又拿起筆來，去

那西江月後再寫下四句詩，道是：

心在山東身在吳，飄蓬江海謾嗟吁。他時若遂凌雲志，敢笑黃巢不丈夫！

宋江寫罷詩，又去後面大書五字道：「鄆城宋江作。」寫罷，擲筆在桌上，又自歌了一回。再飲過數杯酒，不覺沉醉，力不勝酒，便喚酒保計算了，取些銀子，算還多的，都賞了酒保，拂袖下樓來。浪浪踳踳，取路回營裏來。開了房門，便倒在牀上，一覺直睡到五更。酒醒時，全然不記得昨日在潯陽江樓上題詩一節。當時害酒，自在房裏睡臥，不在話下。

且說這江州對岸，另有個城子，喚做無爲軍，却是個野去處。城中有個在閒通判，姓黃，雙名文炳。這人雖讀經書，却是阿諛諂佞之徒，心地匾窄，只要嫉賢妬能。勝如己者害之，不如己者弄之，專在鄉里害人。聞知這蔡九知府是當朝蔡太師兒子，每每來浸潤他，時常過江來請訪知府，指望他引薦出職，再欲做官。也是宋江命運合當受苦，撞了這個對頭。當日這黃文炳在私家閒坐，無可消遣，帶了兩個僕人，買了些時新禮物，自家一隻快船渡過江來，逕去府裏探望蔡九知府。恰恨撞着府裏公宴，不敢進去。却再回船，正好那隻船，僕人已纜在潯陽樓下。黃文炳因見天氣暄熱，且去樓上閒玩一回。信步入酒庫裏來，看了一遭，轉到酒樓上，凭欄消遣，觀見壁上題詠甚多，也有做得好的，亦有歪談亂道的。黃文炳看了冷

笑。正看到宋江題西江月詞，并所吟四句詩，大驚道：『這個不是反詩？誰寫在此？』後面却書道：『鄆城宋江作』五個大字。黃文炳再讀道：『自幼曾攻經史，長成亦有權謀。』冷笑道：『這人自負不淺。』又讀道：『恰如猛虎臥荒丘，潛伏爪牙忍受。』黃文炳道：『那廝也是個不依本分的人。』又讀：『不幸刺文雙頰，那堪配在江州。』黃文炳道：『也不是個高尚其志的人，看來只是個配軍。』又讀道：『他年若得報冤讎，血染潯陽江口。』黃文炳道：『這廝報讎兀誰？却要在此生事！量你是個配軍，做得甚用！』又讀詩道：『心在山東身在吳，飄蓬江海謾嗟吁。』黃文炳道：『這兩句兀自可恕。』又讀道：『他時若遂凌雲志，敢笑黃巢不丈夫。』黃文炳搖着頭道：『這廝無禮，他却要賽過黃巢，不謀反待怎地？』再看了『鄆城宋江作』。黃文炳道：『我也多曾聞這個名字，那人多管是個小吏。』便喚酒保來問道：『作這兩篇詩詞，端的是何人題下在此？』酒保道：『夜來一個人獨自喫了一瓶酒，醉後疎狂，寫在這裏。』黃文炳道：『約莫甚麼樣人？』酒保道：『面頰上有兩行金印，多管是牢城營內人。生得黑矮肥胖。』黃文炳道：『是了。』就借筆硯取幅紙來抄了，藏在身邊，分付酒保休要刮去了。

黃文炳下樓，自去船中歇了一夜。次日飯後，僕人挑了盒仗，一逕又到府前，正值知府退堂在衙內，

使人入去報復，多樣時，蔡九知府遣人出來，邀請在後堂。蔡九知府却出來與黃文炳敘罷寒溫已畢，送了禮物，分賓坐下。黃文炳稟說道：「文炳夜來渡江到府拜望，聞知公宴，不敢擅入，今日重復拜見恩相。」

蔡九知府道：「通判乃是心腹之交，逕入來同坐何妨！下官有失迎迓。」左右執事人獻茶。茶罷，黃文炳道：「相公在上，不敢拜問，不知近日尊府太師恩相曾使人來否？」知府道：「前日纔有書來。」黃文炳道：「不敢動問，京師近日有何新聞？」知府道：「家尊寫來書上分付道：近日太史院司天監奏道，夜觀天象，昴星照臨吳楚，敢有作耗之人，隨即體察勦除。更兼街市小兒謠言四句道：「耗國因家木，刀兵點水工。縱橫三十六，播亂在山東。」因此囑付下官，緊守地方。」黃文炳尋思了半晌，笑道：「恩相，事非偶然也！」黃文炳袖中取出所抄之詩，呈與知府道：「不想却在此處。」蔡九知府看了道：「這是個反詩，通判那裏得來？」黃文炳道：「小生夜來不敢進府，回至江邊，無可消遣，却去潯陽樓上避熱閒翫，觀看前人吟詠，只見白粉壁上，新題下這篇。」知府道：「却是何等樣人寫下？」黃文炳回道：「相公，上面明題着姓名，道是「鄆城宋江作。」知府道：「這宋江却是甚麼人？」黃文炳道：「他分明寫着「不幸刺文雙頰，那堪配在江州。」眼見得只是個配軍，——牢城營犯罪的囚徒。」知府道：「量這個配軍，做得

甚麼。」黃文炳道：「公相不可小覷了他。恰纔相公所言尊府恩相家書說小兒謠言，正應在本人身上。」知府道：「何以見得？」黃文炳道：「耗國因家木，耗散國家錢糧的人，必是「家」頭着個「木」字，明明是個「宋」字；第二句「刀兵點水工」興起刀兵之人，水邊着個「工」字，明是個「江」字。這個人姓宋，名江，又作下反詩，明是天數，萬民有福。」知府又問道：「何謂「縱橫三十六，播亂在山東？」」黃文炳答道：「或是六六之年，或是六六之數；「播亂在山東，今鄆城縣正是山東地方。這四句謠言，已都應了。」知府又道：「不知此間有這個人麼？」黃文炳回道：「小生夜來問那酒保時，說道這人只是前日寫下了去。這個不難，只取牢城營文冊一查，便見有無。」知府道：「通判高見極明。」便喚從人叫庫子取過牢城營裏文冊簿來看。當時從人於庫內取至文冊，蔡九知府親自檢看，見後面果有五月間新配到囚徒一名，鄆城縣宋江。黃文炳看了道：「正是應謠言的人，非同小可。如是遲緩，誠恐走透了消息，可急差人捕獲，下在牢裏，却再商議。」知府道：「言之極當。」隨即陞廳，叫喚兩院押牢節級過來廳下，戴宗聲喏。知府道：「你與我帶了做公的人，快下牢城營裏，捉拿潯陽樓吟反詩的犯人鄆城縣宋江來，不可時刻違誤。」

戴宗聽罷，喫了一驚，心裏只叫得苦。隨即出府來，點了衆節級牢子，都叫各去家裏取了各人器械，來我下處間壁城隍廟裏取齊。戴宗分付了衆人，各自歸家去。戴宗却自作起神行法，先來到牢城營裏，逕入抄事房，推開門看時，宋江正在房裏，見是戴宗入來，慌忙迎接，便道：『我前日入城來，那裏不尋遍。因賢弟不在，獨自無聊，自去潯陽樓上飲了一瓶酒。這兩日迷迷不好，正在這裏害酒。』戴宗道：『哥哥，你前日却寫下甚言語在樓上。』宋江道：『醉後狂言，誰個記得？』戴宗道：『却纔知府喚我當廳發落，叫多帶從人，拿捉潯陽樓上題反詩的犯人鄆城縣宋江正身赴官，兄弟喫了一驚，先去穩住衆做公的在城隍廟等候。如今我特來先報知哥哥，却是怎地好？如何解救？』宋江聽罷，搔頭不知癢處，只叫得苦：『我今番必是死也。』戴宗道：『我教仁兄一着解手，未知如何？如今小弟不敢擔閣，回去便和人來捉你，你可披亂了頭髮，把尿屎潑在地上，就倒在裏面，詐作風魔。我和衆人來時，你便口裏胡言亂語，只做失心風便好，我自去替你回復知府。』宋江道：『感謝賢弟指教，萬望維持則個。』

戴宗慌忙別了宋江，回到城裏，逕來城隍廟，喚了衆做公的，一直奔入牢城營裏來，假意喝問：『那個是新配來的宋江？』牌頭引衆人到抄事房裏，只見宋江披散頭髮，倒在尿屎坑裏滾，見了戴宗和做

公的人來，便說道：『你們是甚麼鳥人？』戴宗假意大喝一聲：『捉拿這廝！』宋江白着眼，却亂打將來，口裏亂道：『我是玉皇大帝的女婿。丈人教我領十萬天兵來殺你江州人，閻羅大王做先鋒，五道將軍做合後，與我一顆金印，重八百餘斤，殺你這般鳥人。』衆做公的道：『原來是個失心風的漢子，我們拿他去何用？』戴宗道：『說得是。我們且去回話，要拿時再來。』衆人跟了戴宗回到州衙裏，蔡九知府在廳上專等回報。戴宗和衆做公的在廳下回復知府道：『原來這宋江是個失心風的人。尿屎穢污全不顧，口裏胡言亂語，渾身臭糞不可當，因此不敢拿來。』

蔡九知府正待要問緣故，時黃文炳早在屏風背後轉將出來，對知府道：『休信這話。本人作的詩詞，寫的筆跡，不是有風症的人，其中有詐。好歹只顧拿來；便走不動，扛也扛將來。』蔡九知府道：『通判說得是。』便發落戴宗，你們不揀怎地，只與我拿得來。

戴宗領了鈞旨，只叫得苦，再將帶了衆人下牢城營裏來，對宋江道：『仁兄，事不諧矣。兄長只得去走一遭。』便把一個大竹籬，扛了宋江，直擡到江州府裏，當廳歇下。知府道：『拿過這廝來。』衆做公的把宋江押於階下。宋江那裏肯跪，睜着眼，見了蔡九知府道：『你是甚麼鳥人，敢來問我！我是玉皇大帝

的女婿。丈人教我引十萬天兵，殺你江州人，閻羅大王做先鋒，五道將軍做合後，有一顆金印，重八百餘斤。你也快躲了我，不時教你們都死。」

蔡九知府看了，沒做理會處。黃文炳又對知府道：「且喚本營差撥并牌頭來問，這人來時有風，近日却纔風？若是來時風，便是真症候；若是近日纔風，必是詐風。」知府道：「言之極當。」便差人喚到管營差撥，問他兩個時，那裏敢隱瞞，只得直說道：「這人來時不見有風病，敢只是近日舉發此症。」知府聽了，大怒。喚過牢子獄卒，把宋江捆翻，一連打上五十下，打得宋江一佛出世，二佛涅槃，皮開肉綻，鮮血淋漓。戴宗看了，只叫得苦，又沒做道理救他處。宋江初時也胡言亂語，次後喫拷打不過，只得招道：「自不合一時酒後，誤寫反詩，別無主意。」蔡九知府即取了招狀，將一面二十五斤死囚枷枷了，推放大牢裏收禁。宋江喫打得兩腿走不動，當廳釘了，直押赴死囚牢裏來。却得戴宗一力維持，分付了衆小牢子，都教好覷此人。戴宗自安排飯食，供給宋江，不在話下。

再說蔡九知府退廳，邀請黃文炳到後堂稱謝道：「若非通判高明遠見，下官險些兒被這厮瞞過了。」黃文炳又道：「相公在上，此事也不宜遲。只好急急修一封書，便差人星夜上京師，報與尊府恩相

知道，顯得相公幹了這件國家大事。就一發稟道：「若要活的，便着一輛陷車解上京；如不要活的，恐防路途走失，就於本處斬首號令，以除大害。」便是今上得知必喜。」蔡九知府道：「通判所言有理，下官即日也要使人回家，書上就薦通判之功，使家尊面奏天子，早早陞授富貴城池，去享榮華。」黃文炳拜謝道：「小生終身皆依托門下，自當銜環背鞍之報。」黃文炳就攬掇蔡九知府寫了家書，印上圖書。黃文炳問道：「相公差那個心腹人去？」知府道：「本州自有個兩院節級，喚做戴宗，會使「神行法」，一日能行八百里路程，只來早，便差此人逕往京師，只消旬日，可以往回。」黃文炳道：「若得如此之快，最好，最好。」蔡九知府就後堂置酒，管待了黃文炳，次日相辭知府，自回無爲軍去了。

且說蔡九知府安排兩個信籠，打點了金珠寶貝玩好之物，上面都貼了封皮。次日早晨，喚過戴宗到後堂囑付道：「我有這般禮物，一封家書，要送上東京太師府裏去，慶賀我父親六月十五日生辰。日期將近，只有你能幹去得。你休辭辛苦，可與我星夜去走一遭，討了回書便轉來，我自重重的賞你。你的程途，都在我心上。我已料着你神行的日期，專等你回報；切不可沿途耽擱，有誤事情。」

戴宗聽了，不敢不依。只得領了家書信籠，便拜辭了知府，挑回下處安頓了，却來牢裏對宋江說道：

「哥哥放心，知府差我上京師去，只旬日之間便回。就太師府裏使些見識，解救哥哥的事。每日飯食，我自分付在李逵身上，委着他安排送來，不教有缺。仁兄且寬心守奈幾日。」宋江道：「望煩賢弟救宋江一命則個。」戴宗叫過李逵，當面分付道：「你哥哥誤題了反詩，在這裏喫官司，未知如何。我如今又喫差往東京去，早晚便回。哥哥飯食，朝暮全靠着你看覷他則個。」李逵應道：「吟了反詩，打甚麼鳥緊！萬千謀反的，倒做了大官。你自放心東京去，牢裏誰敢奈何他！好便好，不好，我使老大斧頭砍他娘。」戴宗臨行又囑付道：「兄弟小心，不要貪酒，失誤了哥哥飯食。休得出去噎醉了，餓着哥哥。」李逵道：「哥哥，你自放心去。若是這等疑忌時，兄弟從今日就斷了酒，待你回來却開。早晚只在牢裏伏侍宋江哥哥，有何不可？」戴宗聽了大喜道：「兄弟若得如此發心，堅意守看哥哥更好。」當日作別自去了。李逵真個不喫酒，早晚只在牢裏伏侍宋江，寸步不離。

不說李逵自看覷宋江，且說戴宗回到下處，換了腿絛，護膝，八答麻鞋，穿上杏黃衫，整了胳膊，腰裏插了官牌，換了巾幘，便袋裏藏了書信盤纏，挑上兩個信籠，出到城外，身邊取出四個甲馬，去兩隻腿上，每隻各拴兩個，口裏念起神行法咒語來。怎見得神行法效驗：

彷彿渾如駕霧，依稀好似騰雲。如飛兩脚蕩紅塵，越嶺登山去緊。頃刻纔離鄉鎮，片時又過州城。金錢甲馬果通神，千里如同眼近。

當日戴宗離了江州，一日行到晚，投客店安歇，解下甲馬，取數陌金紙燒送了。過了一宿，次日早起來，喫了酒食，離了客店，又拴上四個甲馬，挑起信籠，放開脚步便行。端的是耳邊風雨之聲，脚不點地。路上略喫些素飯，素酒，點心又走。看看日暮，戴宗早歇了，又投客店宿歇一夜。次日起個五更，趕早涼行，拴上甲馬，挑上信籠，又走。約行過了三二百里，已是巳牌時分，不見一個乾淨酒店。此時正是六月初旬天氣，蒸得汗雨淋漓，滿身蒸濕，又怕中了暑氣。正飢渴之際，早望見前面樹林側首一座傍水臨湖酒肆，戴宗撚指間走到跟前，看時，乾乾淨淨有二十付座頭，盡是紅油桌凳，一代都是檻牕。戴宗挑着信籠入到裏面，揀一付穩便座頭，歇下信籠，解下腰裏搭膊，脫下杏黃衫，噴口水晾在牕欄上。戴宗坐下，只見個酒保來問道：『上下，打幾角酒？要甚麼肉食下酒，或豬、羊、牛肉？』戴宗道：『酒便不要多，與我做口飯來喫。』酒保又道：『我這裏賣酒賣飯，又有饅頭粉湯。』戴宗道：『我却不要，有甚麼素湯下飯？』酒保道：『加料麻辣燒豆腐如何？』戴宗道：『最好，最好。』酒保去不多時，燒一碗豆腐，放兩碟菜蔬，連篩三大

碗酒來。戴宗正飢又渴，一上把酒和豆腐都喫了，却待討飯喫，只見天旋地轉，頭暈眼花，就凳邊便倒。酒保叫道：『倒了。』只見店裏走出一個人來，怎生模樣，但見：

臂闊腿長腰細，

待客一團和氣。

梁山作眼英雄，

『旱地忽律』朱貴。

當下朱貴從裏面出來，說道：『且把信籠將入去，先搜那廝身邊，有甚東西。』便有兩個火家去他身上搜看，只見便袋裏搜出一個紙包，包着一封書，取過來，遞與朱頭領。朱貴扯開，却是一封家書，見封皮上面寫道：『平安家信，百拜奉上父親大人膝下，男蔡德章謹封。』朱貴便拆開，從頭看去，見上面寫道：『見今拿得應謠言題反詩山東宋江監收在牢一節，聽候施行……』

朱貴看罷，驚得呆了半晌，則聲不得。火家正把戴宗扛起來，背入殺人作房裏去開剝，只見凳頭邊溜下胳膊，上掛着硃紅綠漆宣牌。朱貴拿起來看時，上面雕着銀字道是：『江州兩院押牢節級戴宗。』

朱貴看了道：『且不要動手，我常聽的軍師說：「這江州有個「神行太保」戴宗，是他至愛相識，」莫非正是此人？如何倒送書去害宋江？這一段書，却又天幸撞在我手裏。叫火家且與我把解藥救醒他來，問

個虛實緣由。』當時火家把水調了解藥，扶起來，灌將下去。須臾之間，只見戴宗舒眉展眼，便爬起來。却見朱貴拆開家書在手裏看，戴宗便喝道：『你是甚人？好大膽，却把蒙汗藥麻翻了我！如今又把太師府書信擅開拆，毀了封皮，却該甚罪？』朱貴笑道：『這封鳥書，打甚麼不緊！休說拆開了太師府書札，俺這裏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個對頭的。』戴宗聽了大驚，便問道：『好漢，你却是誰？願求大名。』朱貴答道：『俺這裏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梁山泊好漢「旱地忽律」朱貴的便是。』戴宗道：『既然是梁山泊頭領時，定然認得吳學究先生。』朱貴道：『吳學究是俺大寨裏軍師，執掌兵權。足下如何認得他？』戴宗道：『他和小可至愛相識。』朱貴道：『兄長莫非是軍師常說的江州「神行太保」戴院長麼？』戴宗道：『小可便是。』朱貴又問道：『前者宋公明斷配江州，經過山寨，吳軍師曾寄一封書與足下，如今却緣何倒去害宋三郎性命？』戴宗道：『宋公明和我又是至愛兄弟，他如今爲吟了反詩，救他不得。我如今正要往京師尋門路救他，如何肯害他性命？』朱貴道：『你不信，請看蔡九知府的來書。』戴宗看了，自喫一驚，却把吳學究初寄的書，與宋公明相會的話，并宋江在潯陽樓醉後誤題反詩一事，備細說了一遍。朱貴道：『既然如此，請院長親到山寨裏，與衆頭領商議良策，可救宋公明性命。』

朱貴慌忙叫備分例酒食，管待了戴宗，便向水亭上，覷着對港，放了一枝號箭。響箭到處，早有小嘍囉搖過船來。朱貴便同戴宗帶了信籠下船，到金沙灘上岸，引至大寨。吳用見報，連忙下關迎接。見了戴宗，敘禮道：「間別久矣，今日甚風吹得到此！且請到大寨裏來，與衆頭領相見了。」朱貴說起戴宗來的緣故，如今宋公明見監在彼。晁蓋聽得，慌忙請戴院長坐地，備問宋三郎喫官司爲甚麼事起。戴宗却把宋江吟反詩的事，一一說了。晁蓋聽罷大驚，便要起請衆頭領點了人馬，下山去打江州，救取宋三郎上山。吳用諫道：「哥哥不可造次。江州離此間路遠，軍馬去時，誠恐因而惹禍，打草驚蛇，倒送宋公明性命。此一件事，不可力敵，只可智取。吳用不才，略施小計，只在戴院長身上，定要救宋三郎性命。」晁蓋道：「願聞軍師妙計。」吳學究道：「如今蔡九知府却差院長送書上東京，去討太師回報，只這封書上，將計就計，寫一封假回書，教院長回去。書上只說「教把犯人宋江切不可施行，便須密切差的當人員解赴東京，問了詳細，定行處決示衆，斷絕童謠。」等他解來此間經過，我這裏自差人下山奪了。此計如何？」晁蓋道：「倘若不從這裏過時，卻不誤了大事！」公孫勝便道：「這個何難。我們自着人去遠近探聽，遮莫從那裏過，務要等着，好歹奪了。只怕不能勾他解來。」

晁蓋道：『好卻是好，只是沒人會寫蔡京筆跡。』吳學究道：『吳用已思量心裏了。如今天下盛行四家字體，是蘇東坡，黃魯直，米元章，蔡京四家字體。——蘇、黃、米、蔡，宋朝「四絕」。』小生曾和濟州城裏一個秀才做相識。那人姓蕭，名讓。因他會寫諸家字體，人都喚他做「聖手書生」；及會使鎗弄棒，舞劍輪刀。吳用知他寫得蔡京筆跡，不若央及戴院長就到他家賺道：「泰安州嶽廟裏要寫道碑文，先送五十兩銀子在此，作安家之資。」便要他來；隨後却使人賺了他老小上山，就教本人入夥，如何？」晁蓋道：『書有他寫，便好了，也須要使個圖書印記。』吳學究又道：『小生再有個相識，亦思量在肚裏了。這人也是中原一絕，見在濟州城裏居住。本身姓金，雙名大堅，開得好石碑文，剔得好圖書，玉石，印記；亦會鎗棒厮打。因為他雕得好玉石，人都稱他做「玉臂匠」。』也把五十兩銀子去，就賺他來鑄碑文；到半路上，卻也如此行便了。這兩個人，山寨裏亦有用他處。』晁蓋道：『妙哉！』當日且安排筵席，管待戴宗，就晚歇了。

次日早飯罷，煩請戴院長打扮做太保模樣，將了一二百兩銀子，拴上甲馬便下山，把船渡過金沙灘上岸，拽開脚步，奔到濟州來。沒兩個時辰，早到城裏，尋問「聖手書生」蕭讓住處，有人指道：『只在

州衙東首文廟前居住。』戴宗逕到門首，咳嗽一聲，問道：『蕭先生有麼？』只見一個秀才從裏面出來。見了戴宗，卻不認得，便問道：『太保何處？有甚見教？』戴宗施禮罷，說道：『小可是泰安州嶽廟裏打供太保，今爲本廟重修五嶽樓，本州上戶要刻道碑文，特地教小可齋白銀五十兩，作安家之資，請秀才便那尊步，同到廟裏作文則個。選定了日期，不可遲滯。』蕭讓道：『小生只會作文及書丹，別無甚用。如要立碑，還用刊字匠作。』戴宗道：『小可再有五十兩白銀，就要請「玉臂匠」金大堅刻石。揀定了好日，萬望指引，尋了同行。』

蕭讓得了五十兩銀子，便和戴宗同來尋請金大堅。正行過文廟，只見蕭讓把手指道：『前面那個來的，便是「玉臂匠」金大堅。』當下蕭讓喚住金大堅，教與戴宗相見，具說泰安州嶽廟裏重修五嶽樓，衆上戶要立道碑文碣石之事，這太保特地各齋五十兩銀子，來請我和你兩個去。金大堅見了銀子，心中歡喜。兩個邀請戴宗就酒肆中市沽三杯，置些蔬食，管待了。戴宗就付與金大堅五十兩銀子，作安家之資。又說道：『陰陽人已揀定了日期，請二位今日便煩動身。』蕭讓道：『天氣暄熱，今日便動身，也行不多路，前面趕不上宿頭。只是來日起個五更，挨門出去。』金大堅道：『正是如此說。』兩個都約定

了來早起身，各自歸家收拾動用。蕭讓留戴宗在家宿歇。

次日五更，金大堅持了包裹行頭，來和蕭讓、戴宗三人同行。離了濟州城裏，行不過十里多路，戴宗道：『二位先生慢來，不敢催逼，小可先去報知衆上戶來接二位。』拽開步數，爭先去了。這兩個背着些包裹，自慢慢而行。看看走到未牌時候，約莫也走過了七八十里路，只見前面一聲胡哨響，山城坡下跳出一夥好漢，約有四五十人。當頭一個好漢，正是那清風山王矮虎，大喝一聲道：『你兩個是甚麼人？那裏去？孩兒們拿這厮取心來喫酒。』蕭讓告道：『小人兩個是上泰安州刻石鐫文的，又沒一分財賦，止有幾件衣服。』王矮虎喝道：『俺不要你財賦衣服，只要你兩個聰明人的心肝做下酒。』蕭讓和金大堅焦躁，倚仗各人胸中本事，便挺着桿棒，逕奔王矮虎。王矮虎也挺朴刀來鬪兩個。三人各使手中器械，約戰了五七合，王矮虎轉身便走。兩個卻待去趕，聽得山上鑼聲又響，左邊走出『雲裏金剛』宋萬，右邊走出『摸着天』杜遷，背後卻是『白面郎君』鄭天壽。各帶三十餘人，一發上，把蕭讓、金大堅橫拖倒拽，捉投林子裏來。四籌好漢道：『你兩個放心，我們奉着晁天王的將令，特來請你二位上山入夥。』蕭讓道：『山寨裏要我們何用？我兩個手無縛雞之力，只好喫飯。』杜遷道：『吳軍師一來與你相識，二乃知

你兩個武藝本事，特使戴宗來宅上相請。」蕭讓，金大堅都面面厮覷，做聲不得。當時都到『旱地忽律』朱貴酒店裏，相待了分例酒食，連夜喚船，便送上山來。到得大寨，晁蓋，吳用，并頭領衆人都相見了，一面安排筵席相待，且說修蔡京回書一事，『因請二位上山入夥，共聚大義。』兩個聽了，都扯住吳學究道：『我們在此趨侍不妨，只恨各家都有老小在彼，明日官司知道，必然壞了。』吳用道：『二位賢弟不必憂心，天明時便有分曉。』當夜只顧喫酒歇了。

次日天明，只見小嘍囉報道：『都到了。』吳學究道：『請二位賢弟親自去接寶眷。』蕭讓，金大堅聽得，半信半不信。兩個下至半山，只見數乘轎子擡着兩家老小上山來。兩個驚得呆了，問其備細。老小說道：『你昨日出門之後，只見這一行人將着轎子來，說家長只在城外客店裏中了暑風，快叫取老小來看救。出得城時，不容我們下轎，直擡到這裏。』兩家都一般說。蕭讓聽了，與金大堅兩個閉口無言，只得死心塌地，再回山寨入夥，安頓了兩家老小。吳學究卻請出來，與蕭讓商議寫蔡京字體回書，去救宋公明。金大堅便道：『從來雕得蔡京的諸樣圖書名諱字號。』當時兩個動手完成，安排了回書，備個筵席，便送戴宗起程，分付了備細書意。戴宗辭了衆頭領，相別下山，小嘍囉已把船隻渡過金沙灘，送至朱

貴酒店裏。戴宗取四個甲馬，拴在腿上，作別朱貴，拽開脚步，登程去了。

且說吳用送了戴宗過渡，自同衆頭領再回大寨筵席。正飲酒間，只是吳學究叫聲苦，不知高低。衆頭領問道：『軍師何故叫苦？』吳用便道：『你衆人不知是我這封書，倒送了戴宗和宋公明性命也。』衆頭領大驚，連忙問道：『軍師書上卻是怎地差錯？』吳學究道：『是我一時只顧其前，不顧其後，書中有個老大脫卯。』蕭讓便道：『小生寫的字體和蔡太師字體一般，語句又不曾差了。請問軍師，不知那一處脫卯？』金大堅又道：『小生雕的圖書，亦無纖毫差錯，怎地見得有脫卯處？』吳學究疊兩個指頭，說中這個差錯脫卯處。有分教，衆好漢大鬧江州城，鼎沸白龍廟。直教弓弩叢中逃性命，刀鎗林裏救英雄。畢竟軍師吳學究說出怎生脫卯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梁山泊好漢劫法場

白龍廟英雄小聚義

話說當時晁蓋并衆人聽了，請問軍師道：『這封書如何有脫卯處？』吳用說道：『早間戴院長將

去的回書，是我一時不仔細，見不到處，纔使的那個圖書，不是玉筋篆文翰林蔡京四字？只是這個圖書，便是教戴宗喫官司。」金大堅便道：「小弟每每見蔡太師書緘，并他的文章，都是這樣圖書。今次雕得無纖毫差錯，如何有破綻？」吳學究道：「你衆位不知，如今江州蔡九知府是蔡太師兒子，如何父寫書與兒子，卻使個諱字圖書，因此差了。是我見不到處。此人到江州，必被盤詰，問出實情，卻是利害。」晁蓋道：「快使人去趕喚他回來，別寫如何？」吳學究道：「如何趕得上他作起神行法來，這早晚已走過五百里了。只是事不宜遲，我們只得恁地，可救他兩個。」晁蓋道：「怎生去救？用何良策？」吳學究便向前與晁蓋耳邊說道：「這般這般，如此如此。主將便可暗傳下號令，與衆人知道，只是如此動身，休要誤了日期。」衆多好漢得了將令，各各拴束行頭，連夜下山，望江州來，不在話下。說話的如何不說計策出，管教下面便見。

且說戴宗扣着日期，回到江州，當廳下了回書。蔡九知府見了戴宗如期回來，好生歡喜，先取酒來賞了三鍾，親自接了回書，便道：「你會見我太師麼？」戴宗稟道：「小人只住得一夜便回了，不曾得見恩相。」知府拆開封皮，看見前面說信籠內許多物件都收了；背後說妖人宋江，今上自要他看，可令牢

固陷車，盛載密切，差的當人員，連夜解上京師，沿途休教走失；書尾說黃文炳早晚奏過天子，必然自有除授。蔡九知府看了，喜不自勝，叫取一錠二十五兩花銀賞了戴宗；一面分付教合陷車，商量差人解發起身。戴宗謝了，自回下處，買了些酒肉，來牢裏看覷宋江，不在話下。

且說蔡九知府催併合成陷車，過得一二日，正要起程，只見門子來報道：『無爲軍黃通判特來相探。』蔡九知府叫請至後堂相見，又送些禮物，時新酒果。知府謝道：『累承厚意，何以克當。』黃文炳道：『村野微物，何足掛齒。』知府道：『恭喜早晚必有榮除之慶。』黃文炳道：『公相何以知之？』知府道：『昨日下書人已回，妖人宋江，教解京師；通判只在早晚奏過今上，陞擢高任。家尊回書，備說此事。』黃文炳道：『既是恁地，深感恩相主薦。那個人下書，真乃神行人也。』知府道：『通判如不信時，就教觀看家書，顯得下官不謬。』黃文炳道：『小生只恐家書不敢擅看；如若相托，求借一觀。』知府便道：『通判乃心腹之交，看有何妨。』便令從人取過家書，遞與黃文炳看。黃文炳接書在手，從頭至尾讀了一遍。捲過來，看了封皮，又見圖書新鮮，黃文炳搖着頭道：『這封書不是真的。』知府道：『通判錯矣。此是家尊親手筆跡，真正字體，如何不是真的？』黃文炳道：『公相容覆：往常家書來時，曾有這個圖書麼？』知府

道：『往常來的家書，卻不會有這個圖書，只是隨手寫的。今番以定是圖書匣在手邊，就便印了這個圖書在封皮上。』黃文炳道：『相公休怪小生多言！這封書被人瞞過了相公。方今天下盛行蘇、黃、米、蔡四家字體，誰不習學得？况兼這個圖書，是令尊恩相做翰林學士時使出來，法帖文字上，多有人曾見。如今陞轉太師丞相，如何背把翰林圖書使出來？更兼亦是父寄書與子，須不當用諱字圖書。令尊太師恩相，是個識窮天下，高明遠見的人，安肯造次錯用相公不信小生之言，可細細盤問下書人，曾見府裏誰來。若說不對，便是假書。休怪小生多說，因蒙錯愛至厚，方敢僭言。』蔡九知府聽了，說道：『這事不難，此人自來不會到東京，一盤問便顯虛實。』

知府留在黃文炳在屏風背後坐地，隨即陞廳，叫喚戴宗有委用的事。當下做公的領了鈞旨，四散去尋。有詩爲證：

反詩假信事相牽，

爲與梁山盜結連。

不是黃蜂鍼痛處，

蔡龜雖大總徒然。

且說戴宗自回到江州，先去牢裏見了宋江，附耳低言，將前事說了，宋江心中暗喜。次日，又有人請

去酌杯，戴宗正在酒肆中喫酒，只見做公的四下來尋。當時把戴宗喚到廳上，蔡九知府問道：『前日有勞你走了一遭，真個辦事，不曾重重賞你。』戴宗答道：『小人是承奉恩相差使的人，如何敢怠慢？』知府道：『我正連日事忙，未曾問得你個仔細。你前日與我去京師，那座門入去？』戴宗道：『小人到東京時，那日天色晚了，不知喚做甚麼門。』知府又道：『我家府裏門前，誰接着你留你在那裏歇？』戴宗道：『小人到府前尋見一個門子，接了書入去。少刻，門子出來，交收了信籠，着小人自去尋客店裏歇了。次日早五更去府門前伺候時，只見那門子回書出來。小人怕誤了日期，那裏敢再問備細，慌忙一逕來了。』知府再問道：『你見我府裏那個門子？卻是多少年紀？或是黑瘦，也白淨肥胖？長大，也是矮小？有鬚的，也是無鬚的？』戴宗道：『小人到府裏時，天色黑了；次早回時，又是五更時候，天色昏暗，不十分看得仔細，只覺不恁麼長，中等身材，敢是有些鬍鬚。』

知府大怒，喝一聲『拿下廳去！』傍邊走過十數個獄卒牢子，將戴宗驅翻在當面。戴宗告道：『小人無罪。』

知府喝道：『你這厮該死！我府裏老門子王公已死了數年，如今只是個小王看門，如何卻道他年

紀大，有髭鬚？况兼門子小王不能勾入府堂裏去，但有各處來的書信緘帖，必須經由府堂裏張幹辦，方纔去見李都管，然後達知裏面，纔收禮物。便要回書，也須得伺候三日。我這兩籠東西，如何沒個心腹的人出來，問你個常便備細，就胡亂收了。我昨日一時間倉卒，被你這厮瞞過了。你如今只好好招說這封書那裏得來！

戴宗道：『小人一時心慌，要趕程途，因此不會看得分曉。』蔡九知府喝道：『胡說！這賊骨頭，不如何肯招？左右與我加力打這厮！』獄卒牢子情知不好，覷不得面皮，把戴宗綑翻，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戴宗捱不過拷打，只得招道：『端的這封書是假的。』知府道：『你這厮怎地得這封假書來？』

戴宗告道：『小人路經梁山泊過，走出那一夥強人來，把小人劫了，綁縛上山，要割腹剖心；去小人身上搜出書信看了，把信籠都奪了，却饒了小人。情知回鄉不得，只要山中乞死，他那裏卻寫這封書與小人，回來脫身。一時怕見罪責，小人瞞了恩相。』知府道：『是便是了，中間還有些胡說，眼見得你和梁山泊賊人通同造意，謀了我信籠物件，卻如何說這話？再打那厮！』戴宗由他拷訊，只不肯招和梁山泊通情。蔡九知府再把戴宗拷訊了一回，語言前後相同，說道：『不必問了。取具大枷枷了，下在牢裏。』卻

退廳來稱謝黃文炳道：『若非通判高見，下官險些兒誤了大事。』黃文炳又道：『眼見得這人也結連梁山泊，通同造意，謀叛爲黨，若不祛除，必爲後患。』知府道：『便把這兩個問成了招狀，立了文案，押去市曹斬首，然後寫表申朝。』黃文炳道：『相公高見極明。似此，一者朝廷見喜，知道相公幹這件大功；二者免得梁山泊草寇來劫牢。』知府道：『通判高見甚遠，下官自當動文書，親自保舉通判。』當日管待了黃文炳，送出府門，自回無爲軍去了。

次日，蔡九知府陞廳，便叫當案孔目來分付道：『快教疊了文案，把這宋江，戴宗的供狀招款粘連了。一面寫下犯由牌，教來日押赴市曹，斬首施行。自古謀逆之人，決不待時，斬了宋江，戴宗，免致後患。』當案卻是黃孔目，本人與戴宗頗好，卻無緣便救他，只替他叫得苦。當日稟道：『明日是個國家忌日，後日又是七月十五日中元之節，皆不可行刑；大後日亦是國家景命，直至五日後，方可施行。』一者天幸救濟宋江，二乃梁山泊好漢未至。

蔡九知府聽罷，依准黃孔目之言，直待第六日早晨，先差人去十字路口，打掃了法場，飯後點起土兵和刀仗劊子，約有五百餘人，都在大牢門前伺候。巳牌時候，獄官稟了知府，親自來做監斬官。黃孔目

只得把犯由牌呈堂，當廳判了兩個斬字，便將片蘆蓆貼起來。江州府衆多節級牢子雖然和戴宗、宋江過得好，卻沒做道理救得他，衆人只替他兩個叫苦。當時打扮已了，就大牢裏把宋江、戴宗兩國摑扎起；又將膠水刷了頭髮，綰個鵝梨角兒，各插上一朵紅綾子紙花；驅至青面聖者神案前，各與了一碗長休飯，永別酒。喫罷，辭了神案，漏轉身來，搭上利子。六七十個獄卒早把宋江在前，戴宗在後，推擁出牢門前來。宋江和戴宗兩個面面厮覷，各做聲不得。宋江只把腳來跌，戴宗低了頭只嘆氣。江州府看的人，真乃壓肩疊背，何止一、二千人。但見：

愁雲荏苒，怨氣氛氳，頭上日色無光，四下悲風亂吼。纓鎗對對，數聲鼓響喪三魂；棍棒森森，幾下鑼鳴催七魄。犯由牌高貼，人言此去幾時回；白紙花雙搖，都道這番難再活。長休飯，額內難吞；永別酒，口中怎嚙！猙獰劊子仗鋼刀，醜惡押牢持法器。皂纛旗下，幾多魍魎跟隨；十字街頭，無限強魂等候。監斬官忙施號令，忤忤子準備扛屍。

劊子叫起惡殺都來，將宋江和戴宗前推後擁，押到市曹十字路口，團團鎗棒圍住，把宋江面南背北，將戴宗面北背南，箇箇納坐下，只等午時三刻，監斬官到來開刀。那衆人仰面看那犯由牌上寫道：

『江州府犯人一名，宋江，故吟反詩，妄造妖言，結連梁山泊強寇，通同造反，律斬。犯人一名，戴宗，與宋江暗遞私書，勾結梁山泊強寇，通同謀叛，律斬。監斬官江州府知府蔡某。』那知府勒住馬，只等報來。

只見法場東邊一夥弄蛇的丐者，強要挨入法場裏看，衆士兵趕打不退。正相鬧間，只見法場西邊一夥使鎗棒賣藥的，也強挨將入來。士兵喝道：『你那夥人好不曉事，這是那裏，強挨入來要看。』那夥使鎗棒的說道：『你倒烏村，我們衝州撞府，那裏不會去，到處看出人。便是京師天子殺人，也放人看。你這小去處，砍得兩個人，鬧動了世界，我們便挨入來看一看，打甚麼鳥緊！』正和士兵鬧將起來，監斬官喝道：『且趕退去，休放過來。』鬧猶未了，只見法場南邊一夥挑擔的脚夫，又要挨將入來，士兵喝道：『這裏出入，你挑那裏去？』那夥人說道：『我們挑東西送與知府相公去的，你們如何敢阻當我？』士兵道：『便是相公衙裏人，也只得去別處過一過。』那夥人就歇了擔子，都掣了匾擔，立在人叢裏看。只見法場北邊一夥客商，推兩輛車子過來，定要挨入法場上來。士兵喝道：『你那夥人那裏去？』客人應道：『我們要趕路程，可放我等過去。』士兵道：『這裏出入，如何肯放你？你要趕路程，從別路過去。』那夥客人笑道：『你倒說的好。俺們便是京師來的人，不認得你這裏鳥路，只是從這大路走。』士兵那裏肯放，那

夥客人齊齊地挨定了不動，四下裏吵鬧不住。這蔡九知府見禁治不得，又見這夥客人都盤在車子上立定了看。

沒多時，法場中間人分開處，一個報報聲道：『午時三刻。』監斬官便道：『斬訖報來。』兩勢下刀棒劊子，便去開枷，行刑之人，執定法刀在手。說時遲，一個個要見分明；那時快，鬧攘攘一齊發作。只見那夥客人在車子上聽得斬字，數內一個客人便向懷中取出一面小鑼兒，立在車子上噹噹地敲得兩三聲，四下裏一齊動手。有詩爲證：

閒來乘興入江樓，

渺渺烟波接素秋。

呼酒謾澆千古恨，

吟詩欲瀉百重愁。

鴈書不遂英雄志，

失脚翻成狴犴囚。

搔動梁山諸義士，

一齊雲擁鬧江州。

又見十字路口茶坊樓上一個虎形黑大漢，脫得赤條條的，兩隻手握兩把板斧，大吼一聲，卻似半天起個霹靂，從半空中跳將下來。手起斧落，早砍翻了兩個行刑的劊子，便望監斬官馬前砍將來。衆士

兵急待把鎗去拗時，那裏攔當得住，衆人且簇擁蔡九知府逃命去了。

只見東邊那夥弄蛇的丐者，身邊都掣出尖刀，看着士兵便殺；西邊那夥使鎗棒的，大發喊聲，只顧亂殺將來，一派殺倒士兵獄卒；南邊那夥挑擔的脚夫，輪起匾擔，橫七豎八，都打翻了士兵和那看的人；北邊那夥客人，都跳下車來，推過車子，攔住了人。兩個客商鑽將入來，一個背了宋江，一個背了戴宗；其餘的人，也有取出弓箭來射的，也有取出石子來打的，也有取出標鎗來標的。原來扮客商的這夥，便是晁蓋，花榮，黃信，呂方，郭盛；那夥扮使鎗棒的，便是燕順，劉唐，杜遷，宋萬；扮挑擔的，便是朱貴，王矮虎，鄭天壽，石勇；那夥扮丐者的，便是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白勝——這一行梁山泊共是十七個頭領到來，帶領小嘍囉一百餘人，四下裏殺將起來。

只見那人叢裏那個黑大漢，輪兩把板斧，一味地砍將來，晁蓋等卻不認得，只見他第一個出力，殺人最多。晁蓋猛省起來：戴宗曾說一個『黑旋風』李逵，和宋三郎最好，是個莽撞之人。晁蓋便叫道：『前面那好漢，莫不是『黑旋風』？』那漢那裏肯應，火雜雜地掄着大斧，只顧砍人。晁蓋便叫背宋江，戴宗的兩個小嘍囉，只顧跟着那黑大漢走。當下去十字街口，不問軍官百姓，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渠，推倒傾

翻的，不計其數。衆頭領撇了車輛擔仗，一行人盡跟了黑大漢，直殺出城來；背後花榮，黃信，呂方，郭盛，四張弓箭，飛蝗般望後射來。那江州軍民百姓，誰敢近前？這黑大漢直殺到江邊來，身上血濺藍身，兀自在江邊殺人。晁蓋便挺朴刀叫道：『不干百姓事，休只管傷人。』那漢那裏來聽叫喚，一斧一個，排頭兒砍將去。約莫離城沿江上也走了五七里路，前面望見盡是淘淘一派大江，卻無了旱路。晁蓋看見，只叫得苦，那黑大漢方纔叫道：『不要慌，且把哥哥背來廟裏。』

衆人都來看時，靠江邊一所大廟，兩扇門緊緊閉着，黑大漢兩斧砍開，便搶入來。晁蓋衆人看時，兩邊都是老檜蒼松，林木遮映，前面牌額上四個金書大字，寫道：『白龍神廟。』小嘍囉把宋江，戴宗背到廟裏歇下，宋江方纔敢開眼，見了晁蓋等衆人，哭道：『哥哥，莫不是夢中相會？』晁蓋便勸道：『恩兄不肯在山，致有今日之苦。這個出力殺人的黑大漢是誰？』宋江道：『這個便是叫做「黑旋風」李逵。他幾番就要大牢裏放了我，卻是我怕走不脫，不肯依他。』晁蓋道：『卻是難得這個人出力最多，又不怕刀斧箭矢。』花榮便叫：『且將衣服與俺二位兄長穿了。』正相聚間，只見李逵提着雙斧，從廊下走出來。宋江便叫住道：『兄弟那裏去？』李逵應道：『尋那廟祝，一發殺了，叵耐那廝不來接我們，倒把烏廟

門閉上了。我指望拿他來祭門，卻尋那廝不見。」宋江道：「你且來，先和我哥哥頭領相見。」李逵聽了，丟了雙斧，望着晁蓋跪了一跪，說道：「大哥休怪鐵牛麤鹵。」與衆人都相見了，卻認得朱貴是同鄉人，兩個大家歡喜。花榮便道：「哥哥，你教衆人只顧跟着李大哥走，如今來到這裏，前面又是大江口截住，斷頭路了，卻又沒一隻船接應，倘或城中官軍趕殺出來，卻怎生迎敵將何接濟？」李逵便道：「不要慌，我與你們再殺入城去，和那個烏蔡九知府一發都砍了便走。」戴宗此時方纔甦醒，便叫道：「兄弟，使不得莽性，城裏有五七千軍馬，若殺入去，必然有失。」阮小七便道：「遠望隔江，那裏有數隻船在岸邊，我兄弟三個赴水過去，奪那幾隻船過來載衆人如何？」晁蓋道：「此計是最上着。」

當時阮家三弟兄都脫剝了衣服，各人插把尖刀，便鑽入水裏去。約莫赴開得半里之際，只見江面上溜頭流下三隻棹船，吹風胡哨，飛也似搖將來。衆人看時，見那船上各有十數個人，都手裏拿着軍器，衆人卻慌將起來。宋江聽得說了，便道：「我命裏這般合苦也。」奔出廟前看時，只見當頭那隻船上坐着一條大漢，倒提一把明晃晃五股叉，頭上挽個空心紅一點鬚兒，下面拽起條白絹水棍，口裏吹着胡哨。宋江看時，不是別人，正是：

東去長江萬里，內中一個雄夫。面如傅粉，體如酥，履水如同平土。膽大能探禹穴，心雄欲摘驪珠。翻波跳浪，性如魚；張順名傳千古。

當時張順在頭船上看見，喝道：『你那夥是甚麼人？敢在白龍廟裏聚衆？』宋江括身出廟前，說道：『兄弟救我。』張順等見是宋江，大叫道：『好了。』那三隻棹船飛也似搖到岸邊，二阮看見，也赴過來。一行衆人都上岸來到廟前。宋江看見張順自引十數個壯漢在那隻船頭上；張橫引着穆弘、穆春、薛永，帶十數個莊客在一隻船上；第三隻船上，李俊引着李立、童威、童猛，也帶十數個賣鹽火家，都各執鎗棒上岸來。張順見了宋江，喜從天降，便拜道：『自從哥哥喫官司，兄弟坐立不安，又無路可救。近日又聽得拿了戴院長，李大哥又不見面，我只得去尋了我哥哥，引到穆太公莊上，叫了許多相識。今日我們正要殺入江州，要劫牢救哥哥，不想仁兄已有好漢們救出，來到這裏。不敢拜問，這夥豪傑，莫非是梁山泊義士晁天王麼？』宋江指着上首立的道：『這個便是晁蓋哥哥，你等衆位都來廟裏敘禮則個。』張順等九人，晁蓋等十七人，宋江、戴宗、李逵，共是二十九人，都入白龍廟聚會。這個喚做『白龍廟小聚會。』當下二十九籌好漢，各各講禮已罷，只見小廝囉慌慌忙忙入廟來報道：『江州城裏鳴鑼擗鼓，整

頓軍馬，出城來追趕。遠遠望見旗旛蔽日，刀劍如麻，前面都是帶甲馬軍，後面盡是擎鎗兵將，大刀闊斧，殺奔白龍廟路上來。」

李逵聽了，大叫一聲：『殺將去。』提了雙斧，便出廟門，晁蓋叫道：『一不做，二不休，衆好漢相助着晁某，直殺盡江州軍馬，方纔回梁山泊去。』衆英雄齊聲應道：『願依尊命。』一百四五十人一齊納喊，殺奔江州岸上來。有分教，血染波紅，屍如山積，直教跳浪蒼龍噴毒火，巴山猛虎吼天風。畢竟晁蓋等衆好漢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宋江智取無爲軍

張順活捉黃文炳

話說江州城外白龍廟中，梁山泊好漢，劫了法場，救得宋江，戴宗，正是晁蓋，花榮，黃信，呂方，郭盛，劉唐，燕順，杜遷，宋萬，朱貴，王矮虎，鄭天壽，石勇，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白勝，共是一十七人，領帶着八九十個悍勇壯健小嘍囉。潯陽江上來接應的好漢：張順，張橫，李俊，李立，穆弘，穆春，童威，童猛，薛永，九籌好漢，

也帶四十餘人，都是江面上做私商的火家，撐駕三隻大船，前來接應。城裏『黑旋風』李逵引衆人殺至潯陽江邊。兩路救應，通共有一百四五十人，都在白龍廟裏聚義。只聽得小嘍囉報道：『江州城裏軍兵搦鼓，搖旗鳴鑼，發喊追趕到來。』

那『黑旋風』李逵聽得，大吼了一聲，提兩把板斧，先出廟門，衆好漢納聲喊，都挺手中軍器，齊出廟來迎敵。劉唐，朱貴先把宋江，戴宗護送上船；李俊同張順，三阮整頓船隻。就江邊看時，見城裏出來的官軍，約有五七千馬軍，當先都是頂盔衣甲，全副弓箭，手裏都使長鎗，背後步軍簇擁，搖旗納喊，殺奔前來。這裏李逵當先，輪着板斧，赤條條地飛奔砍將入去；背後便是花榮，黃信，呂方，郭盛四將擁護。花榮見前面的軍馬都扎住了鎗，只怕李逵着傷，偷手取弓箭出來，搭上箭，拽滿弓，望着爲頭領的一個馬軍，颼地一箭，只見番筋斗射下馬去。那一夥馬軍，喫了一驚，各自奔命，撥轉馬頭便走，倒把步軍先衝倒了一半。這裏衆多好漢們一齊衝突將去，殺得那官軍屍橫野爛，血染江紅，直殺到江州城下，城上策應官軍早把搦木礮石打將下來。官軍慌忙入城，關上城門，好幾日不敢出來。衆多好漢拖轉『黑旋風』回到白龍廟前下船。晁蓋整點衆人完備，都叫分頭下船，開江便走。

却值順風，拽起風帆，三隻大船載了許多人馬頭領，卻投穆太公莊上來。一帆順風，早到岸邊埠頭，一行衆人，都上岸來。穆弘邀請衆好漢到莊內堂上，穆太公出來迎接，宋江等衆人都相見了。太公道：『衆頭領連夜勞神，具請客房中安歇，將息貴體；各人且去房裏暫歇將養，整理衣服器械。』當日穆弘叫莊客宰了一頭黃牛，殺了十數個豬、羊、雞、鵝、魚、鴨，珍肴異饌，排下筵席，管待衆頭領。飲酒中間，說起許多情節。晁蓋道：『若非是二哥衆位把船相救，我等皆被陷於縲紲。』穆太公道：『你等如何却打從那條路上來？』李逵道：『我自只揀人多處殺將去，他們自要跟我來，我又不曾叫他。』衆人聽了，都大笑。宋江起身與衆人道：『小人宋江，若無衆好漢相救時，和戴院長皆死於非命，今日之恩，深於滄海，如何報答得衆位？只恨黃文炳那厮搜根剔齒，幾番唆毒，要害我們。這冤讎如何不報？怎地啓請衆位好漢，再做個天大人情，去打了無爲軍，殺得黃文炳那厮，也與宋江消了這口無窮之恨。那時回去如何？』晁蓋道：『我們衆人偷營劫寨，只可使一遍，如何再行得似此，奸賊已有隄備，不若且回山寨去，聚起大隊人馬，一發和學究、公孫二先生、并林冲、秦明，都來報讎，也未爲晚。』宋江道：『若是回山去了，再不能勾得來。一者山遙路遠，二乃江州必然申開明文，各處謹守，不要癡想；只是趁這個機會，便好下手，不要

等他做了準備。』花榮道：『哥哥見得是。雖然如此，只是無人識得路境，不知他地理如何。先得個人去那裏城中探聽虛實，也要看無爲軍出沒的路徑去處，就要認黃文炳那賊的住處了，然後方好下手。』薛永便起身說道：『小弟多在江湖上行，此處無爲軍最熟，我去探聽一遭如何？』宋江道：『若得賢弟去走一遭最好。』薛永當日別了衆人自去了。

只說宋江自和衆頭領在穆弘莊上商議要打無爲軍一事，整頓軍器鎗刀，安排弓弩箭矢，打點大小船隻等項。隄備已了，只見薛永去了兩日，帶將一個人回到莊上來，拜見宋江。宋江便問道：『兄弟，這位壯士是誰？』薛永答道：『這人姓侯，名健，祖居洪都人氏。做得第一手裁縫，端的是飛針走線。更兼慣習鎗棒，曾拜薛永爲師。人見他黑瘦輕捷，因此喚他做「通臂猿」。』見在這無爲軍城裏黃文炳家做生活。小弟因見了，就請在此。』宋江大喜，便教同坐商議，那人也是一座地煞星之數，自然義氣相投。宋江便問江州消息，無爲軍路徑如何，薛永說道：『如今蔡九知府計點官軍，百姓被殺死有五百餘人；帶傷中箭者，不計其數。見今差人星夜申奏朝廷去了。城門日中後便關，出入的好生盤問得緊。原來哥哥被害一事，倒不干蔡九知府事，都是黃文炳那厮三回五次，點撥知府，教害二位。如今見刼了法場，城中甚慌，』

曉夜隄備。小弟又去無爲軍打聽，正撞見侯健這個兄弟出來喫飯，因是得知備細。」宋江道：「侯兄何以知之？」

侯健道：「小人自幼只愛習學鎗棒，多得薛師父指教，因此不敢忘恩。近日黃通判特取小人來他家做衣服，因出來遇見師父，提起仁兄大名，說起此一節事來。小人要結識仁兄，特來報知備細。這黃文炳有個嫡親哥哥，喚做黃文燁，與這文炳是一母所生二子。這黃文燁平生只是行善事，修橋補路，塑佛齋僧，扶危濟困，救拔貧苦，那無爲軍城中，都叫他「黃佛子」。這黃文炳雖是罷閒通判，心裏只要害人，慣行歹事，無爲軍都叫他做「黃蜂刺」。他弟兄兩個分開做兩處住，只在一條巷內出入，靠北門裏便是他家。黃文炳貼着城住，黃文燁近着大街。小人在他那裏做生活，却聽得黃通判回家來說這件事：「蔡九知府已被瞞過了，卻是我點撥他，教知府先斬了，然後奏去。」黃文燁聽得說時，只在背後罵說道：「又做這等短命促招的事。於你無干，何故定要害他？」倘或有天理之時，報應只在目前，卻不是反招其禍。」這兩日聽得劫了法場，好生喫驚，昨夜去江州探望蔡九知府，與他計較，尙兀自未回來。」宋江道：「黃文炳隔着他哥哥家多少路？」侯健道：「原是一家分開的，如今只隔着中間一個菜園。」宋江

道：『黃文炳家多少人口？有幾房頭？』侯健道：『男子婦人通有四五十口。』宋江道：『天教我報讎，特地送這個人來。雖是如此，全靠衆弟兄維持。』衆人齊聲應道：『當以死向前，正要驅除這等賊濫奸惡之人，與哥哥報讎雪恨。』宋江又道：『只恨黃文炳那賊一個，卻與無爲軍百姓無干。他兄既然仁德，亦不可害他，休教天下人罵我等不仁。衆弟兄去時，不可分毫侵害百姓。今去那裏，我有一計，只望衆人扶助。』衆頭領齊聲道：『專聽哥哥指教。』

宋江道：『有煩穆太公對付八九十個叉袋，又要百十束蘆柴，用着五隻大船，兩隻小船，央及張順李俊駕兩隻小船，在江面上與他如此行；五隻大船上，用着張橫、三阮、童威，和識水的人護船。此計方可。』穆弘道：『此間蘆葦、油柴、布袋都有，我莊上的人都會使水駕船，便請哥哥行事。』宋江道：『卻用侯家兄弟引着薛永并白勝，先去無爲軍城中藏了，來日三更二點爲期，且聽門外放起帶鈴鶉鴿，便教白勝上城策應，先插一條白絹號帶，近黃文炳家，便是上城去處。再又教石勇、杜遷扮做丐者，去城門邊左近埋伏，只看火爲號，便要下手殺把門軍士。李俊、張順只在江面上往來巡綽，等候策應。』

宋江分撥已定，薛永、白勝、侯健先自去了；隨後再是石勇、杜遷扮做丐者，身邊各藏了短刀暗器，也

去了。這裏自一面扛擡沙土布袋，和蘆葦，油柴，上船裝載。衆好漢至期各各拴束了，身上都准備了器械，船艙裏埋伏軍漢，衆頭領分撥下船。晁蓋，宋江，花榮在童威船上；燕順，王矮虎，鄭天壽在張橫船上；戴宗，劉唐，黃信在阮小二船上；呂方，郭盛，李立在阮小五船上；穆弘，穆春，李逵在阮小七船上。只留下朱貴，宋萬在穆太公莊，看理江州城裏消息。先使童猛棹一隻打漁快船，前去探路；小嘍囉并軍健都伏在艙裏，大家莊客，水手，撐駕船隻，當夜密地望無爲軍來。此時正是七月盡天氣，夜涼風靜，月白江清，水影山光，上下一碧。昔日參寥子有首詩，題這江景，道是：

洪濤滾滾煙波杳，

月淡風清九江曉。

欲從舟子問如何，

但覺廬山眼中小。

是夜初更前後，大小船隻都到無爲江岸邊，揀那有蘆葦深處，一字兒纜定了船隻，只見童猛回船來報道：『城裏並無些動靜。』宋江便叫手下衆人，把這沙土布袋和蘆葦乾柴都搬上岸，望城邊來。聽那更鼓時，正打二更。宋江叫小嘍囉各各拴了沙土布袋并蘆柴，就城邊堆垛了。衆好漢各挺手中軍器，只留張橫，三阮，兩童，守船接應，其餘頭領都奔城邊來。望城上時，約離北門有半里之路，宋江便叫放起

帶鈴鶉，只見城上一條竹竿，縛着白號帶，風飄起來。宋江見了，便叫軍士就這城邊堆起沙土布袋，分付軍漢，一面挑擔蘆葦，油柴上城。只見白勝已在那裏接應等候，把手指與衆軍漢道：「只那條巷便是黃文炳住處。」宋江問白勝道：「薛永，侯健在那裏？」白勝道：「他兩個潛入黃文炳家裏去了，只等哥哥到來。」宋江又問道：「你會見石勇，杜遷麼？」白勝道：「他兩個在城門邊左近伺候。」宋江聽罷，引了衆好漢下城來，逕到黃文炳門前。只見侯健閃在房簷下，宋江喚來，附耳低言道：「你去將菜園門開了，放他軍士把蘆葦油柴堆放裏面，可教薛永尋把火來點着；卻去敲黃文炳門道：『間壁大官人家失火，有箱籠什物搬來寄頓。』敲得門開，我自有擺布。」

宋江教衆好漢分幾個把住兩頭。侯健先去開了菜園門，軍漢把蘆柴搬來，堆在裏面。侯健就討了火種，遞與薛永，將來點着。侯健便閃出來，卻去敲門叫道：「間壁大官人家失火，有箱籠搬來寄頓，快開門則個。」裏面聽得，便起來看時，望見隔壁火起，連忙開門出來。晁蓋，宋江等納聲喊，殺將入去；衆好漢亦各動手，見一個，殺一個，見兩人，殺一雙，把黃文炳一門內外大小四五十口，盡皆殺了，不留一人，只不見了文炳一個。衆好漢把他從前酷害良民積攢下許多家私金銀，收拾俱盡。大哨一聲，衆多好漢都扛

了箱籠家財，卻奔城上來。且說石勇，杜遷見火起，各掣出尖刀，便殺把門軍人，又見前街隣舍拿了水桶梯子，都來救火。石勇，杜遷大喝道：『你那百姓，休得向前。我們是梁山泊好漢數千在此，來殺黃文炳一門良賤，與宋江，戴宗報讎，不干你百姓事。你們快回家躲避了，休得出來閒管事。』衆隣舍還有不信的，立住了脚看，只見『黑旋風』李逵輪起兩把板斧，着地捲將來，衆隣舍方纔納聲喊，擡了梯子水桶，一閃都走了。這邊後巷也有幾個守門軍漢，帶了些人，挖了麻搭火鈎，都奔來救火。早被花榮張起弓，當頭一箭，射翻了一個，大喝道：『要死的，便來救火。』那夥軍漢一齊都退去了。只見薛永拿着火把，便就黃文炳家裏前後點着，亂亂雜雜火起。看那火時，但見：

黑雲匝地，紅燄飛天，倅律律走萬道金蛇，燄騰騰散千團火塊。狂風相助，雕梁畫棟片時休；炎燄漲空，大廈高堂彈指沒。這不是火，卻是：

文炳心頭惡，

觸惱丙丁神。

害人施毒燄，

惹火自燒身。

當時石勇，杜遷已殺倒把門軍士，李逵砍斷鐵鎖，大開了城門，一半人從城上出去，一半人從城門

下出去。張橫、三阮、兩童都來接應，合做一處，扛擡財物上船。無爲軍已知江州被梁山泊好漢劫了法場，殺死無數的人，如何敢出來追趕，只得回避了。這宋江一行衆好漢只恨拿不着黃文炳，都上了船去，搖開了，自投穆弘莊上來，不在話下。

卻說江州城裏望見無爲軍火起，蒸天價紅，滿城中講動，只得報知本府。這黃文炳正在府裏議事，聽得報說了，慌忙來稟知府道：「敝鄉失火，急欲回家看覷。」蔡九知府聽得，忙叫開城門，差一隻官船相送。黃文炳謝了知府，隨即出來，帶了從人，慌速下船，搖開江面，望無爲軍來。看見火勢猛烈，映得江面上都紅，艄公說道：「這火只是北門裏火。」黃文炳見說了，心裏越慌。看看搖到江心裏，只見一隻小船從江面上搖過去了，不多時，又是一隻小船搖將過來，卻不徑過，望着官船直撞將來。從人喝道：「甚麼船，敢如此直撞來！」只見那小船上一个大漢跳起來，手裏拿着撓鈎，口裏應道：「去江州報失火的船。」黃文炳便鑽出來問道：「那裏失火？」那大漢道：「北門裏黃通判家，被梁山泊好漢殺了家人口，劫了家私，如今正燒着哩！」黃文炳失口叫聲苦，不知高低。那漢聽了，一撓鈎搭住了船，便跳過來。黃文炳是個乖覺的人，早瞧了八分，便奔船梢後走，望江裏躡身便跳。忽見江面上一隻船，水底下早鑽過一個人，

把黃文炳劈腰抱住，攔頭揪起，扯上船來。船上那個大漢早來接應，便把麻索綁了。水底下活捉了黃文炳的，便是『浪裏白跳』張順，船上把撓鈎的，便是『混江龍』李俊，兩個好漢立在船上。那搖官船的艄公只顧下拜。李俊說道：『我不殺你們，只要捉黃文炳這厮，你們自回去說與蔡九知府那賊驢知道，俺梁山泊好漢們權寄下他那顆驢頭，早晚便要來取。』艄公戰抖抖的道：『小人去說。』李俊，張順拿了黃文炳過自己的小船上，放那官船去了。

兩個好漢棹了兩隻快船，逕奔穆弘莊上，早搖到岸邊，望見一行頭領，都在岸上等候，搬運箱籠上岸。見說拿得黃文炳，宋江不勝之喜，衆好漢一齊心中大喜，說：『正要此人見面。』李俊，張順早把黃文炳帶上岸來，衆人看了，監押着，離了江岸，到穆太公莊上來。朱貴，宋萬接着衆人，入到莊裏草廳上坐下。宋江把黃文炳剝了濕衣服，綁在柳樹上，請衆頭領團團坐定。宋江叫取一壺酒來，與衆人把盞。上自晁蓋，下至白勝，共是三十位好漢，都把遍了。宋江大罵黃文炳：『你這厮，我與你往日無冤，近日無讎，你如何只要害我，三回五次，教唆蔡九知府殺我兩個。你既讀聖賢之書，如何要做這等毒害的事？我又不與你有殺父之讎，你如何定要謀我？你哥哥黃文燁，與你這厮一母所生，他怎恁般修善，久聞你那城中都

稱他做「黃佛子。」我昨夜分毫不曾侵犯他。你這厮在鄉中只是害人，交結權勢，浸潤官長，欺壓良善，我知道無爲軍人民都叫你做「黃蜂刺。」我今日且替你拔了這個刺。」黃文炳告道：「小人已知過失，只求早死。」晁蓋喝道：「你那賊驢，怕你不死，你這厮早知今日，悔不當初。」宋江便問道：「那個兄弟替我下手？」只見「黑旋風」李逵跳起身來說道：「我與哥哥動手割這厮。我看他肥胖了，倒好燒喫。」晁蓋道：「說得是，教取把尖刀來，就討盆炭火來，細細地割這厮燒來下酒，與我賢弟消這怨氣。」

李逵拿起尖刀，看着黃文炳笑道：「你這厮在蔡九知府後堂且會說黃道黑，撥置害人，無中生有攬撥他。今日你要快死，老爺卻要你慢死。」便把尖刀先從腿上割起，揀好的，就當面炭火上炙來下酒。割一塊，炙一塊，無片時，割了黃文炳，李逵方纔把刀割開胸膛，取出心肝，把來與衆頭領做醒酒湯。衆多好漢看割了黃文炳，都來草堂上與宋江賀喜。有詩爲證：

文炳趨炎巧計乖，

卻將忠義苦擠排。

奸謀未遂身先死，

難免剝心炙肉災。

只見宋江先跪在地下，衆頭領慌忙都跪下，齊道：「哥哥有甚事，但說不妨，兄弟們敢不聽。」宋江

便道：『小可不才，自小學吏。初世爲人，便要結識天下好漢。奈緣力薄才疎，不能接待，以遂平生之願。自從刺配江州，多感晁頭領并衆豪傑苦苦相留，宋江因見父親嚴訓，不曾肯住。正是天賜機會，於路直至潯陽江上，又遭際許多豪傑。不想小可不才，一時間酒後狂言，險累了戴院長性命。感謝衆位豪傑不避凶險，來虎穴龍潭，力救殘生；又蒙協助，報了冤讎。如此犯下大罪，鬧了兩座州城，必然申奏去了。今日不由宋江不上梁山泊投託哥哥去，未知衆位意下若何。如是相從者，只今收拾便行；如不願去的，一聽尊命。只恐事發，反遭負累，煩可尋思。』說言未絕，李逵跳將起來，便叫道：『都去，都去，但有不去的，喫我一鳥斧，砍做兩截便罷。』宋江道：『你這般龕鹵說話，全在各人弟兄們心肯意肯，方可同去。』衆人議論道：『如今殺死了許多官軍人馬，鬧了兩處州郡，他如何不申奏朝廷，必然起軍馬來擒獲。今若不隨哥哥去，同死同生，卻投那裏去？』

宋江大喜，謝了衆人。當日先叫朱貴和宋萬前回山寨裏去報知，次後分作五起進程：頭一起，便是晁蓋，宋江，花榮，戴宗，李逵；第二起，便是劉唐，杜遷，石勇，薛永，侯健；第三起，便是李俊，李立，呂方，郭盛，童威，童猛；第四起，便是黃信，張順，張橫，阮家三弟兄；第五起，便是燕順，王矮虎，穆弘，穆春，鄭天壽，白勝。五起二

十八個頭領，帶了一千人等，將這所得黃文炳家財各各分開，裝載上車子。穆弘帶了太公并家小人等，將應有家財金寶裝載車上。莊客數內有不願去的，都齎發他些銀兩，自投別主去；傭工有願去的，一同便往。前四起陸續去了，已自行動。穆弘收拾莊內已了，放起十數個火把，燒了莊院，撇下了田地，自投梁山泊來。

且不說五起人馬登程，節次進發，只隔二十里而行。先說第一起晁蓋、宋江、花榮、戴宗、李逵五騎馬，帶着車仗人伴，在路行了三日，前面來到一個去處，地名喚做黃山門。宋江在馬上與晁蓋說道：『這座山生得形勢怪惡，莫不有大夥在內？可着人催攢後面人馬上來，一同過去。』說猶未了，只見前面山嘴上鑼鳴鼓響。宋江道：『我說麼？且不要走動，等後面人馬到來，好和他廝殺。』花榮便拈弓搭箭在手，晁蓋、戴宗各執朴刀，李逵拿着雙斧，擁護着宋江，一齊趨馬向前。只見山坡邊閃出三五百個小嘍囉，當先簇擁出四籌好漢，各挺軍器在手，高聲喝道：『你等大鬧了江州，劫掠了無爲軍，殺害了許多官軍百姓，待回梁山泊去，我四個等你多時。會事的只留下宋江，都饒了你們性命。』宋江聽得，便挺身出去，跪在地下，說道：『小可宋江被人陷害，冤屈無伸，今得四方豪傑救了性命，小可不知在何處觸犯了四位英

雄，萬望高擡貴手，饒恕殘生。」

那四籌好漢見了宋江跪在前面，都慌忙滾鞍下馬，撇了軍器，飛奔前來，拜倒在地下，說道：「俺弟兄四個只聞山東『及時雨』宋公明大名，想殺也不能個見面。俺聽知哥哥在江州爲事喫官司，我弟兄商議定了，正要來劫牢，只是不得個實信。前日使小嘍囉直到江州來打聽，回來說道：『已有多少好漢鬧了江州，劫了法場救出，往揭陽鎮去了；後又燒了無爲軍，劫掠黃通判家。』料想哥哥必從這裏來。節次使人路中來探望，猶恐未真，故反作此一番詰問，衝撞哥哥，萬勿見罪。今日幸見仁兄，小寨裏略備薄酒麩食，權當接風。請衆好漢同到敝寨盤桓片時。」

宋江大喜，扶起四位好漢，逐一請問大名。爲頭的那人姓歐，名鵬，祖貫是黃州人氏，守把大江軍戶，因惡了本官，逃走在江湖上綠林中，熬出這個名字，喚做『摩雲金翅。』第二個好漢姓蔣，名敬，祖貫是湖南潭州人氏，原是落科舉子出身，科舉不第，棄文就武，頗有謀略，精通書算，積萬累千，纖毫不差，亦能刺鎗使棒，布陣排兵，因此人都喚他做『神算子。』第三個好漢姓馬，名麟，祖貫是南京建康人氏，原是小番子間漢出身，吹得雙鐵笛，使得好大滾刀，百十人近他不得，因此人都喚他做『鐵笛仙。』第四個好

漢姓陶，名宗旺，祖貫是光州人氏，莊家田戶出身，慣使一把鐵鍬，有的是氣力，亦能使鎗輪刀，因此人都喚做『九尾龜』。怎見得四個好漢英雄，有西江月爲證：

力壯身強無賽，行時捷似飛騰，摩雲金翅是歐鵬。首位黃山排定，幼恨毛錐失利，長從韜略搜精，如神算法善行兵，文武全才蔣敬。鐵笛一聲山裂，銅刀兩口神驚，馬麟形貌更猙獰。廝殺場中超乘。宗旺力如猛虎，鐵鍬到處無情，神龜九尾喻多能。都是英雄頭領。

這四籌好漢接住宋江，小叟囉早捧過菓盒，一大壺酒，兩大盤肉，托過來把盞。先遞晁蓋，宋江，次遞花榮，戴宗，李逵；與衆人都相見了，一面遞酒。沒兩個時辰，第二起頭領又到了，一個個盡都相見。把盞已遍，邀請衆位上山。兩起十位頭領先來到黃門山寨內，那四籌好漢便叫椎牛宰馬管待，卻教小叟囉陸續下山，接請後面那三起十八位頭領上山來筵宴。未及半日，三起好漢已都來到了，盡在聚義廳上筵席相會。宋江飲酒中間，在席上開話道：『今次宋江投奔了哥哥晁天王，上梁山泊去，一同聚義，未知四位好漢肯棄了此處，同往梁山泊大寨相聚否？』四個好漢齊答道：『若蒙二位義士不棄貧賤，情願執鞭墜鐙。』宋江，晁蓋大喜，便說道：『既是四位肯從大義，便請收拾起程。』衆多頭領俱各歡喜。在山寨

住了一日，過了一夜。次日，宋江、晁蓋仍舊做頭一起，下山進發先去；次後依例而行，只隔着二十里遠近。四籌好漢收拾起財帛金銀等項，帶領了小嘍囉三五百人，便燒毀了寨柵，隨作第六起登程。宋江又合得這四個好漢，心中甚喜，於路在馬上對晁蓋說道：『小弟來江湖上走了這幾遭，雖是受了些驚恐，卻也結識得這許多好漢。今日同哥哥上山去，這回只得死心塌地，與哥哥同死同生。』一路上說着閒話，不覺早來到朱貴酒店裏了。且說四個守山寨的頭領吳用、公孫勝、林冲、秦明，和兩個新來的蕭讓、金大堅已得朱貴、宋萬先回報知，每日差小頭目棹船出來酒店裏迎接，一起起都到金沙灘上岸，搥鼓吹笛，衆好漢們都乘馬轎，迎上寨來。到得關下，軍師吳學究等六人，把了接風酒，都到聚義廳上，焚起一爐好香。晁蓋便請宋江爲山寨之主，坐第一把交椅，宋江那裏肯，便道：『哥哥差矣。感蒙衆位不避刀斧，救拔宋江性命，哥哥原是山寨之主，如可卻讓不才？若要堅執如此相讓，宋江情願就死。』晁蓋道：『賢弟如何這般說？當初若不是賢弟擔那血海般干係，救得我等七人性命上山，如何有今日之衆？你正是山寨之恩主；你不坐，誰坐？』宋江道：『仁兄，論年齒，兄長也大十歲，宋江若坐了，豈不自羞。』再三惟晁蓋坐了第一位，宋江坐了第二位，吳學究坐了第三位，公孫勝坐了第四位。宋江道：『休分功勞高下，梁山泊』

一行舊頭領去左邊主位上坐，新到頭領去右邊客位上坐，待日後出力多寡，那時另行定奪。」衆人齊道：「哥哥言之極當。」左邊一帶，是林冲，劉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杜遷，宋萬，朱貴，白勝；右邊一帶，論年甲次序，互相推讓，花榮，秦明，黃信，戴宗，李逵，李俊，穆弘，張橫，張順，燕順，呂方，郭盛，蕭讓，王矮虎，薛永，金大堅，穆春，李立，歐鵬，蔣敬，童威，童猛，馬麟，石勇，侯健，鄭天壽，陶宗旺：共是四十位頭領坐下。大吹大擂，且喫慶喜筵席。

宋江說起江州蔡九知府捏造謠言一事，說與衆人：「耐黃文炳那厮，事又不干他己，卻在知府面前胡言亂道，解說道：『耗國因家木，耗散國家錢糧的人，必是家頭着個「木」字，不是個「宋」字。』「刀兵點水工，」興動刀兵之人，必是二點水着個「工」字，不是個「江」字。』這個正應宋江身上。那後兩句道：『縱橫三十六，播亂在山東。』合主宋江造反在山東。以此拿了小可。不期戴院長又傳了假書，以此黃文炳那厮攬掇知府，只要先斬後奏。若非衆好漢救了，焉得到此。」李逵跳將起來道：「好，哥哥正應着天上的言語，雖然喫了他些苦，黃文炳那賊也喫我割得快活。放着我們有許多軍馬，便造反，怕怎地？晁蓋哥哥便做了大皇帝，宋江哥哥便做了小皇帝，吳先生做個丞相，公孫道士便做個國師，我們都

做個將軍，殺去東京，奪了鳥位，在那裏快活，卻不好？不強似這個鳥水泊裏？」戴宗連忙喝道：「鐵牛，你這厮胡說。你今日既到這裏，不可使你那在江州性兒，須要聽兩位頭領哥哥的言語號令，亦不許你胡言亂語，多嘴多舌。再如此多言插口，先割了你這顆頭來爲令，以警後人。」李逵道：「阿叻，若割了我這顆頭，幾時再長的一個出來。我只喫酒便了。」衆多好漢都笑。

宋江又題起拒敵官軍一事，說道：「那時小可初聞這個消息，好不驚恐，不期今日輪到宋江身上。」吳用道：「兄長當初若依了弟兄之言，只住山上快活，不到江州，不省了多少事？這都是天數註定如此。」宋江道：「黃安那厮，如今在那裏？」晁蓋道：「那厮住不勾兩三個月，便病死了。」宋江嗟嘆不已。當日飲酒，各各盡歡。晁蓋先叫安頓穆太公一家老小，叫取過黃文炳的家財，賞勞了衆多出力的小嘍囉。取出原將來的信籠，交還戴院長收用。戴宗那裏肯要，定教收放庫內，公支使用。晁蓋叫衆多小嘍囉參拜了新頭領李俊等，都參見了。連日山寨裏殺牛宰馬，作慶賀筵席，不在話下。

再說晁蓋教向山前山後各撥定房屋居住，山寨裏再起造房舍，修理城垣。至第三日，酒席上宋江起身對衆頭領說道：「宋江還有一件大事，正要稟衆弟兄。小可今欲下山走一遭，乞假數日，未知衆位

肯否？」晁蓋便問道：「賢弟今欲要往何處，幹甚麼大事？」宋江不慌不忙，說出這個去處。有分教，鎗刀林裏，再逃一遍殘生；山嶺邊傍，傳授千年勳業。正是只因玄女書三卷，留得清風史數篇。畢竟宋公明要往何處去走一遭，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還道村受三卷天書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

話說當下宋江在筵上對衆好漢道：「小可宋江自蒙救護上山，到此連日飲宴，甚是快樂，不知老父在家，正是何如。即自江州申奏京師，必然行移濟州，着落鄆城縣追捉家屬，比捕正犯，恐老父存亡不保。宋江想念，欲往家中搬取老父上山，以絕掛念，不知衆弟兄還肯容否？」晁蓋道：「賢弟，這件是人倫中大事，不成我和你受用快樂，到教家中老父吃苦，如何不依賢弟？」只是衆兄弟們連日辛苦，寨中人馬未定，再停兩日，點起山寨人馬，一逕去取了來。」宋江道：「仁兄，再過幾日不妨，只恐江州行文到濟州追捉家屬，以此事不宜遲。今也不須點多人去，只宋江潛地自去，和兄弟宋清搬取老父連夜上山來。那

時鄉中神不知，鬼不覺，若還多帶了人伴去，必然驚嚇鄉里，反招不便。」晁蓋道：「賢弟路中倘有疏失，無人可救。」宋江道：「若爲父親，死而無怨。」當日苦留不住，宋江堅執要行，便取個氈笠帶了，提條短棒，腰帶利刃，便下山去，衆頭領送過金沙灘自回。

且說宋江過了渡，到朱貴酒店裏上岸，出大路投鄆城縣來。路上少不得饑餐渴飲，夜住曉行。一日奔宋家村，晚了，到不得，且投客店歇了。次日趨行到宋家村時，卻早，且在林子裏伏了，等待到晚，卻投莊上來敲後門。莊裏聽得，只見宋清出來開門，見了哥哥，喫那一驚，慌忙道：「哥哥，你回家來怎地？」宋江道：「我特來家取父親和你。」宋清道：「哥哥，你在江州做了的事，如今這裏都知道了。本縣差下這兩個趙都頭，每日來勾取，管定了我們，不得轉動，只等江州文書到來，便要捉我們父子二人，下在牢裏監禁，聽候拿你。日裏夜間，一二百士兵巡綽。你不宜遲，快去梁山泊請下衆頭領來，救父親并兄弟。」

宋江聽了，驚得一身冷汗，不敢進門，轉身便走，奔梁山泊路上來。是夜月色朦朧，路不分明，宋江只顧揀僻靜小路去處走。約莫也走了一個更次，只聽得背後有人發喊起來。宋江回頭聽時，只隔一二里路，看見一簇火把照亮，只聽得叫道：「宋江休走！」宋江一頭走，一面肚裏尋思：「不聽晁蓋之言，果有

今日之禍。皇天可憐，垂救宋江則個。』遠遠望見一個去處，只顧走。少間風掃薄雲，現出那輪明月，宋江方纔認得仔細，叫聲苦，不知高低。看了那個去處，有名喚做還道村。原來團團都是高山峻嶺，山下一遭澗水，中間單單只一條路。入來這村，左來右去走，只是這條路，更沒第二條路。宋江認的這個村口，欲待回身，卻被背後趕來的人，已把住了路口，火把照耀如同白日，宋江只得奔入村裏來，尋路躲避。抹過一座林子，早看見一所古廟，但見：

牆垣頽損，殿宇傾斜，兩廊畫壁長蒼苔，滿地花甌生碧草。門前小鬼，折臂膊不顯猙獰；殿上判官，無幞頭不成禮數。供牀上蜘蛛結網，香爐內螻蟻營窠；狐狸常睡紙爐中，蝙蝠不離神帳裏。

宋江只得推開廟門，乘着月光，入進廟裏來，尋個躲避處。前殿後殿，相了一回，安不得身，心裏越慌。只聽得外面有人道：『都管只走在這廟裏？』宋江聽得時，是趙能聲音，急沒躲處，見這殿上一所神廚，宋江揭起帳幔，望裏面探身便鑽入神廚裏，安了短棒，做一堆兒伏在廚內，氣也不敢喘。只聽的外面拿着火把，照將入來。

宋江在神廚裏偷眼看時，趙能，趙得引着四五十人，拿着火把，各到處照，看看照上殿來。宋江道：

『我今番走了死路，望陰靈庇護則個，神明庇佑。』一個個都走過了，沒人看着神廚裏。宋江道：『卻不是天幸。』只見趙得將火把來神廚內照一照，宋江道：『我這番端的受縛。』趙得一隻手將朴刀桿挑起神帳，上下把火只一照，火煙沖將起來，沖下一片黑塵來，正落在趙得眼裏，睜了眼，便將火把丟在地，一脚踏滅了，走出殿門外來，對士兵們道：『這厮不在廟裏，——別又無路，卻走向那裏去了？』衆士兵道：『多應這厮走入村中樹林裏去了。這裏不怕他走脫。這個村喚做還道村，只有這條路出入，裏面雖有高山林木，卻無路上的去。都頭只把住村口，他便會插翅飛上天去，也走不脫了。待天明，村裏去細搜捉。』趙得道：『也是。』引了士兵下殿去了。

宋江道：『卻不是神明護佑。若還得了性命，必當重修廟宇，再建祠堂，陰靈保佑則個。』說猶未了，只聽的有幾個士兵在於廟門前叫道：『都頭，在這裏了。』趙能，趙得和衆人一夥搶入來。宋江道：『卻不是又是晦氣，這遭必被擒捉。』趙能到廟前問道：『在那裏？』士兵道：『都頭，你來看廟門上兩個塵手跡，以定是卻纔推開廟門，閃在裏面去了。』趙能道：『說的是，再仔細搜一搜看。』

這夥人再入廟裏來搜看，宋江道：『我命運這般蹇拙，今番必是休了。』那夥人去殿前殿後搜遍，

只不會翻過磚來。衆人又搜了一回，火把看看照上殿來，趙能道：『多是只在神廚裏。卻纔兄弟看不仔細，我自照一照看。』一個士兵拿着火把，趙能一手揭起帳幔，五七個人伸頭來看。不看萬事俱休，纔看一看，只見神廚裏捲起一陣惡風，將那火把都吹滅了，黑騰騰罩了廟宇，對面不見。趙能道：『卻又作怪。平地裏捲起這陣惡風來，想是神明在裏面，定嗔怪我們只管來照，因此起這陣惡風顯應。我門且去罷。只守住村口，待天明再來尋。』趙得道：『只是神廚裏不會看得仔細，再把鎗去拗一拗。』趙能道：『也是。』兩個卻待向前，只聽的殿後又捲起一陣怪風，吹的飛沙走石，滾將下來，搖的那殿宇吸吸地動，罩下一陣黑雲，布合了上下，冷氣侵人，毛髮豎起。趙能情知不好，叫了趙得道：『兄弟快走，神明不樂。』衆人一聞都奔下殿來，望廟門外跑走，有幾個攔翻了的，也有閃胸腿的，爬得起來，奔命走出廟門。只聽得廟裏有人叫饒恕我們，趙能再入來看時，兩三個士兵跌倒，在龍墀裏，被樹根鈎住了衣服，死也掙不脫，手裏丟了朴刀，扯着衣裳叫饒。宋江在神廚裏聽了，忍不住笑。

趙能把士兵衣服解脫了，領出廟門去。有幾個在前面的士兵說道：『我說這神道最靈，你們只管在裏面纏障，引的小鬼發作起來。我們只去守住了村口等他，須不吃他飛了去。』趙能，趙得道：『說得

是。只消村口四下裏守定。」衆人都望村口去了。

只說宋江在神廚裏口稱慚愧道：「雖不被這厮們拿了，卻怎能勾出村口去？」正在廚內尋思，百般無計，只聽的後面廊下有人出來，宋江道：「卻又是苦也！早是不鑽出去。」只見兩個青衣童子，逕到廚邊舉口道：「小童奉娘娘法旨，請星主說話。」宋江那裏敢做聲答應。外面童子又道：「娘娘有請，星主可行。」宋江也不敢答應。外面童子又道：「宋星主休得遲疑，娘娘久等。」宋江聽的鶯聲燕語，不是男子之音，便從神櫃底下鑽將出來，看時，卻是兩個青衣女童侍立在牀邊。宋江喫了一驚，卻是兩個泥神。

只聽的外面又說道：「宋星主，娘娘有請。」宋江分開帳幔，鑽將出來，只見是兩個青衣螺髻女童，齊齊躬身，各打個稽首。宋江看那女童時，但見：

朱顏綠髮，皓齒明眸。飄飄不染塵埃，耿耿天仙風韻。螺螄髻，山峯堆擁，鳳頭鞋，蓮瓣輕盈。領抹深青，一色織成銀縷；帶飛真紫，雙環結就金霞。依稀閬苑董雙成，彷彿蓬萊花鳥使。

當下宋江問道：「二位仙童自何而來？」青衣道：「奉娘娘法旨，有請星主赴宮。」宋江道：「仙童

差矣。我自姓宋，名江，不是甚麼星主。」青衣道：「如何差了？請星主便行，娘娘久等。」宋江道：「甚麼娘娘？亦不曾拜識，如何敢去？」青衣道：「星主到彼便知，不必詢問。」宋江道：「娘娘在何處？」青衣道：「只在後面宮中。」青衣前引便行，宋江隨後跟下殿來，轉過後殿側首一座子牆角門，青衣道：「宋星主從此間進來。」宋江跟入角門來看時，星月滿天，香風拂拂，四下裏都是茂林修竹。宋江尋思道：「原來這廟後又有這個去處。早知如此，卻不來這裏躲避，不受那許多驚恐。」

宋江行時，覺道香塢兩行夾種着大松樹，都是合抱不交的；中間平坦，一條龜背大街。宋江看了，暗尋思道：「我到不想古廟後有這般好路徑。」跟着青衣，行不過一里來路，聽得潺潺的澗水響。看前面時，一座青石橋，兩邊都是朱欄杆，岸上栽種奇花，異草，蒼松，茂竹，翠柳，天桃，橋下翻銀滾雪般的水，流從石洞裏去。過的橋基看時，兩行奇樹，中間一座大朱紅樞星門。宋江入的樞星門看時，擡頭見一所宮殿，但見：

金釘朱戶，碧瓦雕簷，飛龍盤柱戲明珠，雙鳳幃屏明曉日。紅泥牆壁，紛紛御柳間宮花；翠靄樓臺，淡淡祥光籠瑞影。窗橫龜背，香風冉冉透黃紗；簾捲蝦鬚，皓月團團懸紫綺。若非天上神仙府，定

是人間帝主家。

宋江見了，尋思道：『我生居鄆城縣，不曾聽的說有這個去處。』心中驚恐，不敢動脚。青衣催促請星主行。一引引入門內，有個龍墀，兩廊下盡是朱紅亭柱，都掛着繡簾，正中一所大殿，殿上燈燭熒煌。青衣從龍墀內一步步引到月臺上，聽得殿上階前又有幾個青衣道：『娘娘有請，星主進來。』宋江到大殿上，不覺肌膚戰慄，毛髮倒豎，下面都是龍鳳磚階。青衣入簾內奏道：『請至宋星主在塔前。』宋江到簾前御塔之下，躬身再拜，俯伏在地，口稱：『臣乃下濁庶民，不識聖上，伏望天慈，俯賜憐憫。』御簾內傳旨：教請星主坐。宋江那裏敢擡頭。教四個青衣扶上錦墩坐，宋江只得勉強坐下。殿上喝聲捲簾，數個青衣早把珠簾捲起，搭在金鈎上。娘娘問道：『星主別來無恙？』宋江起身再拜道：『臣乃庶民，不敢面覲聖容。』娘娘道：『星主既然至此，不必多禮。』宋江恰纔敢擡頭舒眼，看見殿上金碧交輝，點着龍燈鳳燭；兩邊都是青衣女童，持笏捧圭，執旌擎扇侍從；正中七寶九龍牀上，坐着那個娘娘。宋江看時，但見：頭縮九龍飛鳳髻，身穿金縷絳綃衣，藍田玉帶曳長裙，白玉圭璋擎彩袖。臉如蓮萼，天然眉目映雲環；脣似櫻桃，自在規模端雪體。正大仙容描不就，威嚴形像畫難成。

那娘娘口中說道：『請星主到此。』命童子獻酒，兩下青衣女童，執着奇花寶瓶，捧酒過來，斟在玉杯內，一個爲首的女童，執玉杯遞酒，來勸宋江。宋江起身，不敢推辭，接過玉杯，朝娘娘跪飲了一杯。宋江覺道這酒馨香馥郁，如醍醐灌頂，口露灑心。又是一個青衣，捧過一盤仙棗，上勸宋江。宋江戰戰兢兢，怕失了體面，尖着指頭，拿了一枚，就而食之，懷核在手。青衣又斟過一杯酒來勸宋江，宋江又一飲而盡。娘娘法旨，教再勸一杯，青衣再斟一杯酒過來勸宋江，宋江又飲了；仙女托過仙棗，又食了兩枚。共飲過三杯仙酒，三枚仙棗。宋江便覺道春色微醺，又怕酒後醉失體面，再拜道：『臣不勝酒量，望乞娘娘免賜。』殿上法旨道：『既是星主不能飲酒，可止；教取那三卷「天書」賜與星主。』青衣去屏風背後，玉盤中托出黃羅袱子，包着三卷天書，度與宋江。宋江看時，可長五寸，闊三寸，厚三寸，不敢開看，再拜祇受，藏於袖中。娘娘法旨道：『宋星主，傳汝三卷「天書」，汝可替天行道，爲主全忠仗義，爲臣輔國安民，去邪歸正。吾有四句天言，汝當記取，終身佩受，勿忘勿泄。』宋江再拜，願受天言。娘娘法旨道：

遇宿重重喜，

逢高不是凶。

外夷及內寇，

幾處見奇功。

宋江聽畢，再拜謹受。娘娘法旨道：『玉帝因爲星主魔心未斷，道行未完，暫罰下方，不久重登紫府，切不可分毫懈怠！若是他日罪下酆都，吾亦不能救汝。此三卷之書，可以善觀熟視，只可與天機星同觀，其他皆不可見。功成之後，便可焚之，勿留在世。所囑之言，汝當記取。目今天凡相隔，難以久留，汝當速回。』便令童子急送星主回去，『他日瓊樓金闕，再當重會。』

宋江便謝了娘娘，跟隨青衣女童下得殿庭來，出得樞星門，送至石橋邊，青衣道：『恰纔星主受驚，不是娘娘護祐，已被擒拿。天明時，自然脫離了此難。』星主看石橋下水裏二龍相戲。宋江凭欄看時，果見二龍戲水。二青衣望下一推，宋江大叫一聲，卻撞在神廚內，覺來乃是南柯一夢。

宋江爬將起來看時，月影正午，料是三更時分。宋江把袖子裏摸時，手內棗核三個，袖裏帕子包着天書。摸將出來看時，果是三卷天書，又只覺口裏酒香，宋江想道：『這一夢真乃奇異，似夢非夢。若把做夢來，如何有這天書在袖子裏，口中又酒香，棗核在手裏，說與我的言語，都記得，不曾忘了一句？不把做夢來，我自分明在神廚裏，一交攔將入來。有甚難見處？想是此間神聖最靈，顯化如此。只是不知是何神明？』揭起帳幔看時，九龍椅上坐着一個妙面娘娘，正和夢中一般。宋江尋思道：『這娘娘呼我做星主，

想我前生非等閒人也。這三卷天書，必然有用。分付我的四句天言，不曾忘了。青衣女童道：「天明時自然脫離此村之厄。」如今天色漸明，我卻出去。」

便探手去廚裏摸了短棒，把衣服拂拭了，一步步走下殿來，便從左廊下轉出廟前，仰面看時，舊牌額上刻着四個金字道：『玄女之廟。』宋江以手加額稱謝道：『慚愧！原來是九天玄女娘娘傳受與我三卷天書，又救了我的性命。如若能勾再見天日之面，必當來此重修廟宇，再建殿庭。伏望聖慈俯垂護祐。』稱謝已畢，只得望着村口悄悄出來。

離廟未遠，只聽得前面遠遠地喊聲連天。宋江尋思道：『又不濟了。立住了脚，且未可出去。我若到他面前，定喫他拿了。不如且在這裏路傍樹背後躲一躲。』

卻纔閃得入樹背後去，只見數個士兵急急走得喘做一堆，把刀鎗拄着，一步步攔將入來，口裏聲聲都只叫道：『神聖救命則個。』宋江在樹背後看了，尋思道：『卻又作怪。他們把着村口，等我出來拿我，卻又怎地搶入來？』再看時，趙能也搶入來，口裏叫道：『我們都是死也。』宋江道：『那厮如何恁地慌？』卻見背後一條大漢追將入來。那大漢上半截不着一絲，露出鬼怪般肉，手裏拿着兩把夾鋼板斧，

口裏喝道：『含鳥休走！』遠觀不覩，近看分明，正是『黑旋風』李逵。宋江想道：『莫非是夢裏麼？』不敢走出去。

那趙能正走到廟前，被松樹根只一絆，一交攔在地下。李逵趕上，就勢一脚踏住脊背，手起大斧，卻待要砍，背後又是兩籌好漢趕上來，把氈笠兒掀在脊梁上，各挺一條朴刀，上首的是歐鵬，下首的是陶宗旺。李逵見他兩個趕來，恐怕爭功，壞了義氣，就手把趙能一斧，砍做兩半，連胸脯都砍開了，跳將起來，把士兵趕殺，四散走了。宋江兀自不敢便走出來。

背後只見又趕上三籌好漢，也殺將來。前面『赤髮鬼』劉唐，第二『石將軍』石勇，第三『催命判官』李立。這六籌好漢說道：『這廝們都殺散了，只尋不見哥哥，卻怎生是好？』石勇叫道：『兀那松樹背後一個人立在那裏？』宋江方纔敢挺身出來，說道：『感謝衆兄弟們又來救我性命，將何以報大恩？』六籌好漢見了宋江，大喜道：『哥哥有了！快去報與晁頭領得知。』石勇、李立分頭去了。

宋江問劉唐道：『你們如何得知，來這裏救我？』

劉唐答道：『哥哥前脚下得山來，晁頭領與吳軍師放心不下，便叫戴院長隨即下來，探聽哥哥下

落。晁頭領又自己放心不下，再着我等衆人前來接應，只恐哥哥有些疏失，半路裏撞見戴宗道：「兩個賊驢追趕捕捉哥哥。」晁頭領大怒，分付戴宗去山寨，只教留下吳軍師，公孫勝，阮家三兄弟，呂方，郭盛，朱貴，白勝看守寨柵，其餘兄弟，都叫來此間尋覓哥哥，聽得人說道：「趕宋江入還道村去了。」村口守把的這厮們，盡數殺了，不留一個，只有這幾個奔進村裏來。隨即李大哥追來，我等都趕入來，不想哥哥在這裏……」說猶未了，石勇引將晁蓋，花榮，秦明，黃信，薛永，蔣敬，馬麟到來；李立引將李俊，穆弘，張橫，張順，穆春，侯健，蕭讓，金大堅：一行衆多好漢，都相見了。宋江作謝衆位頭領。晁蓋道：「我叫賢弟不須親自下山，不聽愚兄之言，險些兒又做出來。」宋江道：「小可兄弟，只爲父親這一事，懸腸掛肚，坐臥不安，不由宋江不來取。」晁蓋道：「好教賢弟歡喜，令尊并令弟家眷，我先叫戴宗引杜遷，宋萬，王矮虎，鄭天壽，童威，童猛送去，已到山寨中了。」宋江聽得大喜，拜謝晁蓋道：「得仁兄如此施恩，宋江死亦無怨！」晁蓋，宋江俱各歡喜，與衆頭領各各上馬，離了還道村口，宋江在馬上以手加額，望空頂禮，稱謝神明庇祐之力，容日專當拜還心願。有古風一篇，單道宋江忠義得天之助：

昏朝氣運將顛覆，

四海英雄起微族。

流光垂象在山東，

天罡上應三十六。

瑞氣盤旋繞鄆城，

此鄉生降宋公明。

幼年涉獵諸經史，

長來爲吏惜人情。

仁義禮智信皆備，

兼受九天玄女經。

豪傑交遊滿天下，

逢凶化吉天生成。

他年直上梁山泊，

替天行道動天兵。

且說一行人馬離了還道村，逕回梁山泊來。吳學究領了守山頭領，直到金沙灘，都來迎接，前到得

大寨聚義廳上，衆好漢都相見了。宋江急問道：『老父何在？』晁蓋便叫請宋太公出來，不多時，『鐵扇

子』宋清策着一乘山轎，擡着宋太公到來，衆人扶策下轎上廳來。宋江見了，喜從天降，笑逐顏開。宋江

再拜道：『老父驚恐，宋江做了不孝之子，負累了父親喫驚受怕。』宋太公道：『叵耐趙能那廝弟兄兩個，

每日撥人來守定了我們，只待江州公文到來，便要捉取我父子二人，解送官司。聽得你在莊後敲門，此

時已有八九個土兵在前面草廳上，續後不見了，不知怎地趕出去了！到三更時候，又有二百餘人把莊

門開了，將我搭扶上轎，擡了，教你兄弟四郎收拾了箱籠，放火燒了莊院。那時不由我問個緣由，逕來到這裏。』宋江道：『今日父子團圓相見，皆賴衆兄弟之力也。』叫兄弟宋清拜謝了衆頭領，晁蓋衆人都來參拜宋太公已畢，一面殺牛宰馬，且做慶喜筵席，作賀宋公明父子團圓。當日盡醉方散，次日又排筵席賀喜，大小頭領盡皆歡喜。

第三日，晁蓋又梯已備個筵席，慶賀宋江父子完聚，忽然感動公孫勝一個念頭：思憶老母在薊州，離家日久，未知如何。衆人飲酒之時，只見公孫勝起身對衆頭領說道：『感蒙衆位豪傑相帶貧道許多時，恩同骨肉；只是小道自從跟着晁頭領到山，逐日宴樂，一向不曾還鄉看視老母；亦恐我真人本師懸望，欲待回鄉省視一遭，暫別衆頭領三五個月，再回來相見，以滿小道之願，免致老母掛念懸望。』晁蓋道：『向日已聞先生所言，令堂在北方無人侍奉，今既如此說時，難以阻當，只是不忍分別。雖然要行，再待來日相送。』公孫勝謝了。當日盡醉方散，各自歸房安歇。次日早，就關下排了筵席，與公孫勝餞行。

且說公孫勝依舊做雲遊道士打扮了，腰裏腰包，肚包，背上雌雄寶劍，肩脾上掛着棕笠，手中拿把鼈殼扇，便下山來。衆頭領接住，就關下筵席，各各把盞送別。餞行已遍，晁蓋道：『一清先生，此去難留，卻

不可失信。本是不容先生去，只是老尊堂在上，不敢阻當。百日之外，專望鶴駕降臨，切不可爽約。」公孫勝道：「重蒙列位頭領看待許久，小道豈敢失信！回家參過本師真人，安頓了老母，便回山寨。」宋江道：「先生何不將帶幾個人去，一發就搬取老尊堂上山，早晚也得侍奉。」公孫勝道：「老母平生只愛清幽，吃不得驚唬，因此不敢取來。家中自有田產山莊，老母自能料理。小道只去省視一遭，便來再得聚義。」宋江道：「既然如此，專聽尊命。只望早早降臨為幸！」晁蓋取出一盤黃白之貲相送，公孫勝道：「不消許多，但只勾盤纏足矣。」晁蓋定教收了一半，打拴在腰包裏，打個稽首，別了衆人，過金沙灘便行，望薊州去了。

衆頭領席散，卻待上山，只見「黑旋風」李逵就關下放聲大哭起來。宋江連忙問道：「兄弟，你如何煩惱？」李逵哭道：「干鳥氣麼？這個也去取爺，那個也去望娘，偏鐵牛是土掘坑裏鑽出來的。」晁蓋便問道：「你如今待要怎地？」李逵道：「我只有一个老娘在家裏。我的哥哥，又在別人家做長工，如何養得我娘快樂？我要去取他來這裏快樂幾時也好。」晁蓋道：「兄弟說的是。我差幾個人同你去，取了上山來，也是十分好事。」宋江便道：「使不得。李家兄弟生性不好，回鄉去必然有失。若是教人和他去，

亦是不好。況且他性如烈火，到路上必有衝撞；他又在江州殺了許多人，那個不認得他是「黑旋風？」這幾時，官司如何不行移文書到那裏了，必然原籍追捕。你又形貌兇惡，倘有疎失，路程遙遠，如何得知？你且過幾時，打聽得平靜了去取未遲。」李逵焦躁，叫道：「哥哥，你也是個不平心的人。你的爺，便要取上山來快活，我的娘，由他在村裏受苦。兀的不是氣破了鐵牛的肚子！」宋江道：「兄弟，你不要焦躁。既是要去取娘，只依我三件事，便放你去。」李逵道：「你且說那三件事。」宋江點兩個指頭，說出這三件事來。有分教，李逵施爲撼地搖天手，來鬪巴山跳澗蟲。畢竟宋江對李逵說出那三件事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假李逵剪逕劫單人

「黑旋風」沂嶺殺四虎

話說李逵道：「哥哥，你且說那三件事。」宋江道：「你要去沂州沂水縣搬取母親，第一件，徑回，不可喫酒；第二件，因你性急，誰肯和你同去？你只自悄悄地取了娘便來；第三件，你使的那兩把板斧，休要

帶去，路上小心在意，早去早回。」李逵道：「這三件事，有甚麼依不得？哥哥放心，我只今日便行，我也不住了。」當下李逵拽扎得爽利，只跨一口腰刀，提條朴刀，帶了一錠大銀，三五個小銀子，喫了幾杯酒，唱個大喏，別了衆人，便下山來，過金沙灘去了。

晁蓋、宋江與衆頭領送行已罷，回到大寨裏聚義廳上坐定。宋江放心不下，對衆人說道：「李逵這一個兄弟，此去必然有失。不知衆兄弟們，誰是他鄉中人？可與他那裏探聽個消息。」杜遷便道：「只有朱貴原是沂州沂水縣人，與他是鄉里。」宋江聽罷，說道：「我卻忘了。前日在白龍廟聚會時，李逵已自認得朱貴是同鄉人。」宋江便着人去請朱貴，小廝囉飛報下山來，直至店裏，請的朱貴到來。宋江道：「今有李逵兄弟前往家鄉搬取老母。因他酒性不好，爲此不肯差人與他同去，誠恐路上有失。今知賢弟是他鄉中人，你可去他那裏探聽，走一遭。」朱貴答道：「小弟是沂州沂水縣人，見在一個兄弟喚做朱富，在本縣西門外開着個酒店。這李逵他是本縣百丈村董店東住。有個哥哥，喚做李逵，專與人家做長工。這李逵自小兇頑，因打死了人，逃走在江湖上，一向不會回歸。如今着小弟去那裏探聽也不妨，只怕店裏無人看管。小弟也多時不會還鄉，亦就要回家探望兄弟一遭。」宋江道：「這個看店，不必你憂心，我

自教侯健，石勇替你暫管幾時。」朱貴領了這言語，相辭了衆頭領下山來，便走到店裏，收拾包裹，交割鋪面與石勇，侯健，自奔沂州去了。

這裏宋江與晁蓋在寨中，每日筵席，飲酒快樂，與吳學究看習天書，不在話下。

且說李逵獨自一個離了梁山泊，取路來到沂水縣界。於路，李逵端的不喫酒，因此不惹事，無有話說。行至沂水縣西門外，見一簇人圍着榜看，李逵也立在人叢中，聽得讀道：「榜上第一名正賊宋江，係鄆城縣人；第二名從賊戴宗，係江州兩院押獄；第三名從賊李逵，係沂州沂水縣人。」李逵在背後聽了，正待指手畫腳，沒做奈何處，只見一個人搶向前來，攔腰抱住，叫道：「張大哥，你在這裏做甚麼？」李逵扭過身看時，認得是「旱地忽律」朱貴。李逵問道：「你如何也來在這裏？」朱貴道：「你且跟我來說話。」

兩個一同來西門外近村一個酒店內，直入到後面一間靜房中坐了。朱貴指着李逵道：「你好大膽！那榜上明明寫着賞一萬貫錢捉宋江，五千錢捉戴宗，三千錢捉李逵，你卻如何立在那裏看榜？倘或被眼疾手快的拿了送官，如之奈何？宋公明哥哥只怕你惹事，不肯教人和你同來，又怕你到這裏做出

怪來，續後特使我趕來探聽你的消息。我遲下山來一日，又先到你一日，你如何今日纔到這裏？」李逵道：「便是哥哥分付，教我不要喫酒，以此路上走得慢了。你如何認得這個酒店裏？你是這裏人，家在那裏住？」朱貴道：「這個酒店，便是我兄弟朱富家裏。我原是此間人，因在江湖上做客，消折了本錢，就於梁山泊落草，今次方回。」又叫兄弟朱富來與李逵相見了。朱富置酒管待李逵。李逵道：「哥哥分付，教我不要喫酒，今日我已到鄉里了，便喫兩碗兒，打甚麼鳥緊？」朱貴不敢阻當他，由他喫。

當夜直喫到四更時分，安排些飯食，李逵喫了，趁五更曉星殘月，霞光明朗，便投村裏去。朱貴分付道：「休從小路去，只從大朴樹轉彎，投東大路，一直往百丈村去，便是董店東，快取了母親來，和你早回山寨去。」李逵道：「我自從小路去，卻不近，大路走，誰耐煩？」朱貴道：「小路走，多大蟲，又有乘勢奪包裹的剪逕賊人。」李逵應道：「我卻怕甚鳥！」戴上氈笠兒，提了朴刀，跨了腰刀，別了朱貴，朱富，便出門投百丈村來。

約行了數十里，天色漸漸微明，去那露草之中，趕出一隻白兔兒來，望前路去了。李逵趕了一直，笑道：「那畜生倒引了我一程路。」有詩爲證：

山逕崎嶇靜復深，

西風黃葉滿疏林。

偶因逐兔過前界，

不記倉忙行路心。

正走之間，只見前面有五十來株大樹叢雜，時值新秋，葉兒正紅。李逵來到樹林邊廂，只見轉過一條大漢，喝道：『是會的留下賀路錢，免得奪了包裹。』李逵看那人時，戴一頂紅絹抓鬚兒頭巾，穿一領粗布納襖，手裏拿着兩把板斧，把黑墨搽在臉上。李逵見了，大喝一聲：『你這廝是甚麼鳥人？敢在這裏剪徑！』那漢道：『若問我名字，嚇碎你心膽，老爺叫做「黑旋風」。』你留下買路錢并包裹，便饒了你性命，容你過去。』李逵大笑道：『沒你娘鳥興！你這廝是甚麼人？那裏來的？也學老爺名目，在這裏胡行。』李逵挺起手中朴刀，來奔那漢，那漢那裏抵當得住，卻待要走，早被李逵腿股上一朴刀，搨翻在地，一脚踏住胸脯，喝道：『認得老爺麼？』那漢在地下叫道：『爺爺，饒恁孩兒性命。』李逵道：『我正是江湖上的好漢「黑旋風」。』李逵，便是你這廝辱莫老爺名字。』那漢道：『小人雖然姓李，不是真的「黑旋風」。』爲是爺爺江湖上有名目，提起好漢大名，神鬼也怕；因此小人盜學爺爺名目，胡亂在此剪徑。但有孤單客人經過，聽得說了「黑旋風」三個字，便撇了行李，逃奔了去，以此得這些利息，實不敢害人。小人自

己的賤名叫做李鬼，只在這前村住。」李逵道：「叵耐這廝無禮，卻在這裏奪人的包裹行李，壞我的名目，學我使兩把板斧，且教他先喫我一斧。」劈手奪過一把斧來便砍，李鬼慌忙叫道：「爺爺殺我一個，便是殺我兩個。」李逵聽得，住了手問道：「怎的殺你一個，便是殺你兩個？」李鬼道：「小人本不敢剪徑，家中因有個九十歲的老母，無人養贍，因此小人單題爺爺大名唬嚇人，奪些單身的包裹，養贍老母，其實並不曾敢害了一個人。如今爺爺殺了小人，家中老母，必是餓殺。」

李逵雖是個殺人不斬眼的魔君，聽的說了這話，自肚裏尋思道：「我特地歸家來取娘，卻倒殺了一個養娘的人，天地也不祐我罷罷，我饒了你這廝性命。」放將起來，李鬼手提着斧，納頭便拜。李逵道：「只我便是真「黑旋風」，你從今已後，休要壞了俺的名目。」李鬼道：「小人今番得了性命，自回家改業，再不敢倚着爺爺名目，在這裏剪徑。」李逵道：「你有孝順之心，我與你十兩銀子做本錢，便去改業。」李逵便取出一錠銀子，把與李鬼，拜謝去了。

李逵自笑道：「這廝卻撞在我手裏。既然他是個孝順的人，必去改業，我若殺了他，也不合天理。我也自去休。」拿了朴刀，一步步投山僻小路而來。詩曰：

李逵迎母卻逢傷，

李鬼何曾爲養娘。

可見世間忠孝處，

事情言語貴參詳。

走到巳牌時分，看看肚裏又饑又渴，四下裏都是山徑小路，不見有一個酒店飯店。正走之間，只見遠遠在山凹裏露出兩間草屋。李逵見了，奔到那人家裏來，只見後面走出一個婦人來，鬢髻髮邊插一簇野花，搽一臉胭脂鉛粉。李逵放下朴刀道：「嫂子，我是過路客人，肚中饑餓，尋不着酒食店，我與你一貫足錢，央你回些酒飯吃。」那婦人見了李逵這般模樣，不敢說沒，只得答道：「酒便沒買處，飯便做些與客人喫了去。」李逵道：「也罷。只多做些個，正肚中饑出鳥來。」那婦人道：「做一升米不少麼？」李逵道：「做三升米飯來喫。」那婦人向厨中燒起火來，便去溪邊淘了米，將來做飯。李逵卻轉過屋後山邊來淨手，只見一個漢子攔手攔脚從山後歸來。李逵轉過屋後聽時，那婦人正要上山討菜，開後門，見了，便問道：「大哥，那裏閃胸了腿？」那漢子應道：「大嫂，我險些兒和你不斷見了，你道我晦鳥氣麼？指望出去等個單身的過，整整等了半個月，不曾發市，甫能今日抹着一個——你道是誰原來正是那真「黑旋風」。卻恨撞着那驢鳥，我如何敵得他過？倒喫他一朴刀，搨翻在地，定要殺我，喫我假意叫道：「你殺

我一個，卻害了我兩個。」他便問我緣故，我便告道：「家中有個九十歲的老娘，無人養贍，定是餓死。」那驢鳥真個信我，饒了我性命，又與我一個銀子做本錢，教我改了業養娘。我恐怕他省悟了，趕將來，且離了那林子裏僻靜處睡了一回，從後山走回家來。」那婦人道：「休要高聲。卻纔一個黑大漢來家中，教我做飯，莫不正是他。如今在門前坐地，你去張一張看。若是他時，你去尋些麻藥來，放在菜內，教那厮喫了，麻翻在地，我和你卻對付了他，謀得他些金銀，搬往縣裏住，去做些買賣，卻不強似在這裏剪徑。」李逵已聽得了，便道：「叵耐這厮，我倒與了他一個銀子，又饒了性命，他倒又要害我。這個正是情理難容。」一轉覷到後門邊，這李鬼恰待出門，被李逵劈鬚揪住，那婦人慌忙自望前門走了。李逵捉住李鬼，按翻在地，身邊掣出腰刀，早割下頭來。拿着刀，卻奔前門尋那婦人時，正不知走那裏去了。再入屋內來，去房中搜看，只見有兩個竹籠，盛些舊衣裳，底下搜得些碎銀兩并幾件釵環，李逵都拿了；又去李鬼身邊搜了那錠小銀子，都打縛在包裹裏。卻去鍋裏看時，三升米飯早熟了，只沒菜蔬下飯。李逵盛飯來喫了一回，看看自笑道：「好癡漢，放着好肉在面前，卻不會喫。」拔出腰刀，便去李鬼腿上割下兩塊肉來，把些水洗淨了，竈裏抓些炭火來便燒。一面燒，一面喫。喫得飽了，把李鬼的屍首拖放屋下，放了把

火，提了朴刀，自投山路裏去了。

比及趕到董店東時，日已平西。逕奔到家中，推開門，入進裏面，只聽得娘在牀上問道：「是誰人來？」李逵看時，見娘雙眼都盲了，坐在牀上念佛。李逵道：「娘，鐵牛來家了。」娘道：「我兒，你去了許多時，這幾年正在那裏安身？你的大哥，只是在人家做長工，止博得些飯食喫，養娘全不濟事。我時常思量你，眼泪流乾，因此瞎了雙目。你一向正是如何？」李逵尋思道：「我若說在梁山泊落草，娘定不肯去，我只假說便了。」李逵應道：「鐵牛如今做了官，上路特來取娘。」娘道：「恁地卻好也！只是你怎生和我去得？」李逵道：「鐵牛背娘到前路，卻覓一輛車兒載去。」娘道：「你等大哥來，卻商議。」李逵道：「等做甚麼？我自和你去便了。」恰待要行，只見李逵提了一罐子飯來。

入得門，李逵見了，便拜道：「哥哥，多年不見。」李逵罵道：「你這厮歸來則甚？又來負累人。」娘便道：「鐵牛如今做了官，特地家來取我。」李逵道：「娘呀，休信他放屁。當初他打殺了人，教我披枷帶鎖，受了萬千的苦。如今又聽得他和梁山泊賊人通同，劫了法場，鬧了江州，見在梁山泊做了強盜。前日江州行移公文到來，着落原籍追捕正身，卻要捉我到官比捕，又得財主替我官司分理，說他兄弟已自十

來年不知去向，亦不會回家，莫不是同名同姓的人冒供鄉貫；又替我上下使錢，因此不吃官司杖限追要。見今出榜賞三千錢捉他。你這斷不死，卻走家來胡說亂道。」李逵道：「哥哥不要焦燥，一發和你同上山去快活，多少是好。」李逵大怒，本待要打李逵，卻又敵他不過，把飯罐撇在地下，一直去了。

李逵道：「他這一去，必然報人來捉我，卻是脫不得身，不如及早走罷。我大哥從來不會見這大銀，我且留下一錠五十兩的大銀子，放在牀上。大哥歸來見了，必然不趕來。」李逵便解下腰包，取一錠大銀，放在牀上，叫道：「娘，我自背你去休。」娘道：「你背我那裏去？」李逵道：「你休問我，只顧去快活便了。我自背你去不妨。」李逵當下背了娘，提了朴刀，出門望小路裏便走。

卻說李逵奔來財主家報了，領着十來個莊客，飛也似趕到家裏看時，不見了老娘，只見牀上留下一錠大銀子。李逵見了這錠大銀，心中忖道：「鐵牛留下銀子，背娘去那裏藏了。必是梁山泊有人和他來，我若趕去，倒喫他壞了性命。想他背娘，必去山寨裏快活。」衆人不見了李逵，都沒做理會處。李逵卻對衆莊客說道：「這鐵牛背娘去，不知往那條路去了，這裏小路甚雜，怎地去趕他？」衆莊客見李逵沒理會處，俄延了半晌，也各自回去了，不在話下。

這裏只說李逵怕李逵領人趕來，背着娘只望亂山深處僻靜小路而走。看看天色晚了，但見：

暮煙橫遠岫，宿霧鎖奇峯。慈鴉撩亂投林，百鳥喧呼傍樹。行行雁陣，墜長江形入蘆花；點點螢光，明野逕偏依腐草。捲起金風飄敗葉，吹來霜氣布深山。

當下李逵背娘到嶺下，天色已晚了。娘雙眼不明，不知早晚。李逵卻自認得這條嶺，喚做沂嶺。過那邊去，方纔有人家。娘兒兩個，趁着星明月朗，一步步捱上嶺來。娘在背上說道：『我兒，那裏討口水來我喫也好。』李逵道：『老娘，且待過嶺去，借了人家安歇了，做些飯喫。』娘道：『我日中喫了些乾飯，口渴的當不得。』李逵道：『我喉嚨裏也煙發火出。你且等我背你到嶺上，尋水與你喫。』娘道：『我兒，端的渴殺我也，救我一救。』李逵道：『我也困倦的要不得。』李逵看看捱得到嶺上，松樹邊一塊大青石上，把娘放下，插了朴刀在側邊，分付娘道：『耐心坐一坐，我去尋水來你喫。』李逵聽得溪澗裏水響，聞聲尋將去，盤過了兩三處山脚，到得那澗邊看時，一溪好水，怎見得，有詩爲證：

穿崖透壑不辭勞，

遠望方知出處高。

溪澗豈能留得住，

終歸大海作波濤。

李逵來到溪邊，捧起水來，自喫了幾口，尋思道：「怎生能勾得這水去，把與娘喫？」立起身來，東觀西望，遠遠地山頂上見個庵兒，李逵道：「好了。」攀藤攬葛，上到庵前，推開門看時，卻是個泗洲大聖祠堂。面前有個石香爐。李逵用手去掇，原來卻是和座子鑿成的。李逵拔了一回，那裏拔得動，一時性起來，連那座子掇出，前面石塔上一磕，把那香爐磕將下來，拿了再到溪邊，將這香爐水裏浸了，拔起亂草，洗得乾淨，挽了半香爐水，雙手擎來，再尋舊路，夾七夾八走上嶺來。

到得松樹裏邊，石頭上不見了娘，只見朴刀插在那裏。李逵叫娘喫水，杳無蹤跡，叫了幾聲不應。李逵心慌，丟了香爐，定住眼四下裏看時，並不見娘。走不到三十餘步，只見草地上，一團血跡。李逵見了，心裏越疑惑，趁着那血跡尋將去。尋到一處大洞口，只見兩個小虎兒在那裏舐一條人腿。正是：

假黑旋風真搗鬼，

生時欺心死燒腿。

誰知娘腿亦遭傷，

餓虎餓人皆爲嘴。

李逵心裏忖道：「我從梁山泊歸來，特爲老娘來取他，千辛萬苦，背到這裏，卻把來與你喫了。那鳥大蟲拖着這條人腿，不是我娘的，是誰的？」心頭火起，赤黃鬚豎立起來，將手中朴刀挺起來，拗那兩個

小虎。這小大蟲被拗得慌，也張牙舞爪鑽向前來，被李逵手起，先拗死了一個，那一個望洞裏便鑽了入去。李逵趕到洞裏，也拗死了。李逵卻鑽入那大蟲洞內，伏在裏面張外面時，只見那母大蟲張牙舞爪望窩裏來。李逵道：『正是你這業畜喫了我娘。』放下朴刀，跨邊掣出腰刀。那母大蟲到洞口，先把尾去窩裏一剪，便把後半截身軀坐將入去。李逵在窩內看得仔細，把刀朝母大蟲尾底下盡平生氣力捨命一戳，正中那母大蟲糞門。李逵使得力重，和那刀靶，也直送入肚裏去了。那母大蟲吼了一聲，就洞口帶着刀，跳過澗邊去了。李逵卻拿了朴刀，就洞裏趕將出來，那老虎負疼，直搶下山石巖下去了。李逵恰待要趕，只見就樹邊捲起一陣狂風，吹得敗葉樹木如雨一般打將下來。自古道：『雲生從龍，風生從虎。』那一陣風起處，星月光輝之下，大吼了一聲，忽地跳出一隻吊睛白額虎來。那大蟲望李逵勢猛一撲，那李逵不慌不忙，趁着那大蟲的勢力，手起一刀，正中那大蟲額下。那大蟲不會再展再撲：一者護那疼痛，二者傷着他那氣筊。那大蟲退不勾五七步，只聽得響一聲，如倒半壁山，登時間死在巖下。

那李逵一時間殺了子母四虎，還又到虎窩邊，將着刀復看了一遍，只恐還有大蟲，已無有蹤跡。李逵也困乏了，走向泗洲大聖廟裏，睡到天明。次日早晨，李逵卻來收拾親娘的兩腿及剩的骨殖，把布衫

包裹了，直到泗州大聖庵後掘土坑葬了。李逵大哭了一場，有詩爲證：

沂嶺西風九月秋，

雌雄虎子聚林丘。

因將老母殘軀啖，

致使英雄血淚流。

猛拚一身探虎穴，

立誅四虎報冤讎。

泗州廟後親埋葬，

千古傳名李鐵牛。

這李逵肚裏又饑又渴，不免收拾包裹，拿了朴刀，尋路慢慢的走過嶺來。

只見五七個獵戶都在那裏收窩弓弩箭，見了李逵一身血污，行將下嶺來，衆獵戶喫了一驚，問道：

「你這客人莫非是山神土地，如何敢獨自過嶺來？」李逵見問，自肚裏尋思道：「如今沂水縣出榜，賞

三千貫錢捉我，我如何敢說實話？只謊說罷。」答道：「我是客人。昨夜和娘過嶺來，因我娘要水喫，我去

嶺下取水，被那大蟲把我娘拖去喫了。我直尋到虎窩裏，先殺了兩個小虎，後殺了兩個大虎，泗州大聖

廟裏睡到天明，方纔下來。」衆獵戶齊叫道：「不信你一個人如何殺得四個虎？便是李存孝和子路也

只打得一個。這兩個小虎且不打緊，那兩個大虎非同小可。我們爲這兩個畜生，不知都喫了幾頓棍棒。

這條沂嶺自從有了這窩虎在上面，整三五個月，沒人敢行。我們不信，敢是你哄我？」李逵道：「我又不
是此間人，沒來由哄你做甚麼？你們不信，我和你上嶺去，尋討與你。就帶些人去扛了下來。」衆獵戶道：
「若端的有時，我們自重重的謝你，卻是好也。」

衆獵戶打起胡哨來，一霎時聚起三五十人，都拿了撓鈎槍棒，跟着李逵，再上嶺來。此時天大明朗，
都到那山頂上，遠遠望見窩邊果然殺死兩個小虎——一個在窩內，一個在外面，一隻母大蟲死在山
巖邊，一隻雄虎死在泗州大聖廟前。衆獵戶見了殺死四個大蟲，盡皆歡喜，便把索子抓縛起來，衆人扛
擡下嶺，就邀李逵同去請賞，一面先使人報知里正上戶，都來迎接着，擡到一個大戶人家，喚做曹太公
莊上。那人原是閑吏，專一在鄉放刁把濫。近來暴有幾貫浮財，只是爲人行短。當時曹太公親自接來相
見了，邀請李逵到草堂上坐定，動問那殺虎的緣由。李逵卻把夜來同娘到嶺上要水喫，因此殺死大蟲
的話，說了一遍。衆人都呆了。曹太公動問壯士高姓名諱，李逵答道：「我姓張，無名，只喚做張大膽。」詩曰：

人言只有假李逵，

從來再無李逵假。

如何李四冒張三，

誰假誰真皆作耍。

曹太公道：「真乃是大膽壯士不恁地膽大，如何殺的四個大蟲？」一壁廂叫安排酒食管待，不在話下。

且說當村裏得知沂嶺上殺了四個大蟲，擡在曹太公家，講動了村坊道店，關的前村後村，山僻人家，大男幼女，成羣拽隊，都來看虎，入見曹太公，相待着打虎的壯士，在廳上喫酒。數中卻有李鬼的老婆，逃在前村爹娘家裏，隨着衆人也來看虎，卻認得李逵的模樣，慌忙來家對爹娘說道：「這個殺虎的黑大漢，便是殺我老公，燒了我屋的。他正是梁山泊『黑旋風』李逵。」爹娘聽得，連忙來報知里正。里正聽了道：「他既是『黑旋風』時，正是嶺後百丈村打死了人的李逵，逃走在江州，又做出事來，行移到本縣原籍追捉，如今官司出三千貫賞錢拿他，他卻走在這裏……」暗地使人去請得曹太公到來商議。曹太公推道更衣，急急的到里正家裏。正說這個殺虎的壯士，便是嶺後百丈村裏的『黑旋風』李逵，見今官司着落拿他。曹太公道：「你們要打聽得仔細。倘不是時，倒惹得不好；若真個是時，卻不妨。要拿他時也容易，只怕不是他時卻難。」里正道：「見有李鬼的老婆認得他。曾來李鬼家做飯喫，殺了李鬼。」曹太公道：「既是如此，我們且只願置酒請他，卻問他：『今番殺了大蟲，還是要去縣請功，只是要村裏

討賞？」若還他不肯去縣裏請功時，便是「黑旋風」了，着人輪換把盞，灌得醉了，縛在這裏，卻去報知本縣，差都頭來取去，萬無一失。」有詩爲證：

常言芥投針孔，

窄路每遇冤家。

李鬼鬼魂不散，

旋風風色非佳。

打虎功思縣賞，

殺人身被官拿。

試看螳螂黃雀，

勸君得意休誇。

衆人道：「說得是。」

里正與衆人商量定了。曹太公回家來款住李逵，一面且置酒來相待，便道：「適閒拋撇，請勿見怪。且請壯士解下腰間包裹，放下朴刀，寬鬆坐一坐。」李逵道：「好好，我的腰刀已擱在雌虎肚裏了，只有刀鞘在這裏。若是開剝時，可討來還我。」曹太公道：「壯士放心，我這裏有的是好刀，相送一把與壯士懸帶。」李逵解了腰刀尖刀，并纏袋包裹，都遞與莊客收貯，便把朴刀倚在壁邊。曹太公叫取大盤肉，大壺酒來。衆多大戶并里正，獵戶人等，輪番把盞，大碗大鍾，只顧勸李逵。曹太公又請問道：「不知壯士要

將這虎解官請功，只是在這裏討些齋發？」李逵道：「我是過往客人，忙些個，偶然殺了這窩猛虎，不須去縣裏請功。只此有些齋發，便罷；若無，我也去了。」曹太公道：「如何敢輕慢了壯士？少刻村中斂取盤纏相送；我這裏自解虎到縣裏去。」李逵道：「布衫先借一領與我換了上蓋。」曹太公道：「有有……」當時便取一領細青布衲襖，就與李逵換了身上的血污衣裳，只見門前鼓響笛鳴，都將酒來，與李逵把盞作慶，一杯冷，一杯熱。李逵不知是計，只顧開懷暢飲，全不記宋江分付的言語。不兩個時辰，把李逵灌得酩酊大醉，立脚不住。衆人扶到後堂空屋下，放翻在一條板凳上，就取兩條繩子，連板凳綁住了。便叫里正帶人，飛也似去縣裏報知；就引李鬼老婆去做原告，補了一紙狀子。

此時閃動了沂水縣裏，知縣聽得大驚，連忙陞廳問道：「黑旋風」拿住在那裏？這是謀叛的人，不可走了。」原告人并獵戶答應道：「見縛在本鄉曹大戶家，爲是無人禁得他，誠恐有失，路上走了，不敢解來。」知縣隨即叫喚本縣都頭去取來。就廳前轉過一個都頭來聲喏，那人是誰，有詩爲證：

面闊眉濃鬚鬢赤，

雙睛碧綠似番人。

沂水縣中『青眼虎』

豪傑都頭是李雲。

當下知縣喚李雲上廳來，分付道：『沂嶺下曹大戶莊上拿住「黑旋風」李逵，你可多帶人去，密地解來，休要鬪動村坊，被他走了。』李都頭領了台旨，下廳來，點起三十個老郎士兵，各帶了器械，便奔沂嶺村中來。

這沂水縣是個小去處，如何掩飾得過？此時街市上講動了，說道：『拿着了鬧江州的「黑旋風」。』如今差李都頭去拿來。』朱貴在東莊門外朱富家聽了這個消息，慌忙來後面對兄弟朱富說道：『這黑廝又做出來了，如何解救？宋公明特爲他，誠恐有失，差我來打聽消息。如今他喫拿了，我若不救得他時，怎的回寨去見哥哥，似此怎生是好？』朱富道：『大哥且不要慌。這李都頭一身好本事，有三五十人近他不得，我和你只兩個同心合意，如何敢近傍他？只可智取，不可力敵。李雲日常時最是愛我，常常教我使些器械，我卻有個道理對他，只是在這裏安不得身了。今晚煮了三二十斤肉，將十數瓶酒，把肉大塊切了，卻將些蒙汗藥拌在裏面，我兩個五更帶數個火家挑着，去半路裏僻靜處等候他解來時，只做與他把酒賀喜，將衆人都麻翻了，卻放李逵，如何？』朱貴道：『此計大妙。事不宜遲，可以整頓，及早便去。』朱富道：『只是李雲不會吃酒，便麻翻了，終久醒得快。還有件事——倘或日後得知，須在此安身。』

不得。』朱貴道：『兄弟，你在這裏賣酒，也不濟事。不如帶領老小，跟我上山，一發入了夥，論秤分金銀，換套穿衣服，卻不快活？』今夜便叫兩個火家覓了一輛車兒，先送妻子和細軟行李起身，約在十里牌等候，都去上山。我如今包裹內帶得一包蒙汗藥在這裏，李雲不會喫酒時，肉裏多糝些，逼着他多喫些，也麻倒了，救得李逵同上山去，有何不可。』朱富道：『哥哥說得是。』便叫人去覓下了一輛車兒，打拴了三五個包箱，捎在車兒上，家中羸物都棄了，叫渾家和兒女上了車子，分付兩個火家，跟着車子，只顧先去。且說朱貴，朱富當夜煮熟了肉，切做大塊，將藥來拌了，連酒裝做兩擔，帶了二三十個空碗。又有若干菜蔬，也把藥來拌了。——恐有不喫肉的，也教他着手，兩擔酒肉，兩個火家各挑一擔。弟兄兩個，自提了些菓盒之類，四更前後，直接將來，僻靜山路口坐。等到天明，遠遠地只聽得敲着鑼響，朱貴接到路口。且說那三十來個土兵自村裏喫了半夜酒，四更前後，把李逵背剪綁了，解將來；後面李都頭坐在馬上，看看來到面前。朱富便向前攔住，叫道：『師父且喜，小弟將來接力。』桶內舀一壺酒來，斟一大鍾，上勸李雲；朱貴托着肉來，火家捧過菓盒。李雲見了，慌忙下馬，跳向前來，說道：『賢弟，何勞如此遠接。』朱富道：『聊表徒弟孝順之心。』李雲接過酒來，到口不喫。朱富跪下道：『小弟已知師父不飲酒。今日

這個喜酒，也飲半盞兒。」李雲推卻不過，略呷了兩口。朱富便道：「師父不飲酒，須請些肉。」李雲道：「夜間已飽，喫不得了。」朱富道：「師父行了許多路，肚裏也飢了。雖不中喫，胡亂請些，也免小弟之差。」揀兩塊好的，遞將過來。李雲見他如此慇懃，只得勉意喫了兩塊。朱富把酒來勸上戶，里正，并獵戶人等，都勸了三鍾，朱貴便叫士兵莊客衆人都來喫酒。這夥男女那裏顧個冷熱，好喫不好喫，酒肉到口，只顧喫，正如這風捲殘雲，落花流水，一齊上來，搶着喫了。李逵光着眼，看了朱貴兄弟兩個，已知用計，故意道：「你們也請我喫些。」朱貴喝道：「你是歹人，有何酒肉與你喫，這般殺才，快閉了口。」李雲看着士兵，喝道叫走，只見一個個都面面相覷，走動不得，口顫脚麻，都跌倒了。李雲急叫：「中了計了。」恰待向前，不覺自家也頭重脚輕，暈倒了，軟做一堆，睡在地下。當時朱貴，朱富各奪了一條朴刀，喝聲：「孩兒們休走！」兩個挺起朴刀，來趕這夥不曾喫酒肉的莊客，并那看的人。走得快的，走了；走得遲的，就搨死在地。李逵大叫一聲，把那綁縛的麻繩都掙斷了，便奪過一條朴刀來殺李雲。朱富慌忙攔住叫道：「不要害他。他是我的師父，爲人最好，你只顧先走。」李逵應道：「不殺得曹太公老驢，如何出得這口氣？」李逵趕上，手起一朴刀，先搨死曹太公，并李鬼的老婆，續後里正也殺了；性起來，把獵戶排頭兒一味價搨將

去，那三十來個士兵都被擄死了。這看的人和衆莊客只恨爹娘少生兩隻脚，都望深村野路逃命去了。

李逵還只顧尋人要殺，朱貴喝道：「不干看的人事，休只管傷人。」慌忙攔住，李逵方纔住了手，就士兵身上剝了兩件衣服穿上。三個人提着朴刀，便要從小路裏走。朱富道：「不好，卻是我送了師父性命。他醒時，如何見的知縣，必然趕來。你兩個先行，我等他一等。我想他日前教我的恩義，且是爲人忠直，等他趕來，就請他一發上山入夥，也是我的恩義，免得教回縣去喫苦。」朱貴道：「兄弟，你也見的是，我便先去跟了車子行，留李逵在路傍幫你等他。只有李雲那廝吃的藥少，沒一個時辰便醒。若是他不趕來時，你們兩個休執迷等他。」朱富道：「這是自然了。」

當下朱貴前行去了。只說朱富和李逵坐在路傍邊等候，果然不到一個時辰，只見李雲挺着一條朴刀，飛也似趕來，大叫道：「強賊休走！」李逵見他來的兇，跳起身，挺着朴刀，來鬪李雲，恐傷朱富。正是有分教，梁山泊內添雙虎，聚義廳前慶四人。畢竟「黑旋風」鬪「青眼虎」，二人勝敗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國立中央圖書館



0435739



7.46

34

8

籍